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

第十五之七

153543

no. 6



163743

5.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十五

五年大明天順三年春正月甲申朔百官行望闕禮 御勤政殿受賀

禮仍御月臺上設會禮宴唐人倭野人等亦侍三爵而罷 賜

侍衛軍士酒○吏曹啓中樞院既為一品衙門其典吏請依議政

府典吏七品去官 從之○乙酉同副承旨李克堪設功臣宴

于其第賜宣醞功臣宰樞及承旨等赴宴○命赦大司憲閔

騫等罪令就職○丙戌彗星見○命兵曹判書韓明澮繕工監

提調朴董都承旨曹錫文往豐壤看審離官傾頽處及堤堰可

築之地 遣宦官洪得敬賚宣醞內着件慰之○賜承旨入直

諸將宴于思政殿月廊○丁亥以李仁孫判中樞院事黃致身

康袞中樞院副使郭連城仁壽府尹尹士盼漢城府尹尹垠刑

曹參議康純李延孫行僉知中樞院事李巨乙加介僉知中樞

院事垠鈴川府院君尹師路之父也○遣行僉知司譯院事金

有禮賚漂流唐人鎖慶等奏本并倭人聲息咨如大明奏曰議

政府狀啓據忠清道都觀察使黃孝源呈備登州衛右所軍人

張勝等連名狀告俱係山東都司登州衛左所百戶缺官所請
班達斡手身役天順二年八月內奉勘合本衛批差根隨總旗
鎖慶駕使登字三號五百料海船一隻裝運賞賜遼東都司官
軍布花鈔錠前往旅順等口下卸於本年十月十七日出離海
口行使至二十四日到於鐵山大洋內忽遇西北猛風颶作晝
夜雨雪連綿不絕疊浪上船將本船舵擺壞大桅連蓬貢具什
物脚船等件擺折去訖又將兩傍邊裝載花絨并康當壓跳風
浪掣去無存漂流黑水大洋至十一月初一日又加西風驟雪
大作將頭蓬絳索并包梳索刮斷飛去無存本月初五日隨風
浪漂流到於懸島岸邊本船又被暗礁淺閣風浪踉跌棧板梁
頭開裂損壞泥水進倉不知何處地名後有小船一隻前來到
彼問寫說今知是朝鮮地方就借小船各軍連日打撈搬搶水
濕布花鈔錠上岸曬瞭原裝大綿布三萬一千五十八匹花絨
一萬斤鈔一十二萬二千錠內見有打撈布三萬一千三十三
匹水跡浥瀾破布九千九十一匹堪中布二萬一千六百三

十四匹包鈔布一百八十三匹包花布一百二十五匹漂流無
存布二十五匹見有花絨八千二百五十斤漂去花絨一千七
百五十斤見有鈔一十二萬二千錠除漂流無存外見有布花
鈔錠蒙本處官司照數收領了當若不告狀干係賞賜俵散遼
東軍需為重切思本船委的在海節次遭風損壞不能裝載錢
糧水路難以搬運如蒙准告啓過轉達朝廷明降施行得此具
呈得此啓差通事康門寶知印金訖等前往本道結城縣泊船
地頭去後回據康門寶呈該蒙差前往漂風敗船停泊去處眼
同本縣守令李貴寶坐船總旗鎖慶等備細打點得見有堪中
布二萬一千六百三十四匹水跡滄瀾布九千九十一匹包鈔
布一百八十三匹包花布一百二十五匹花絨八千二百五十
斤鈔一十二萬二千錠等物件數目與張勝狀告相同又有敗
船存留鐵猫三箇斤重難運鼓一面皮破大金一面旗一面蒲
帶一條鍋二口鉅二連七十斤秤子一部除外就令本地船匠
審視本船為因在海遭風什物盡行損壞漂去板縫俱裂底板

腐朽不壯無從修理得此狀啓據此看審上項人等係是朝廷
搬運軍需不幸遭風敗船漂流到境理宜發回今將鎖慶等四
十五員名給與衣糧盤纏脚力先行送付遼東都司交割轉解
所有錢糧等物內除鐵猫不得運轉外前項布花鈔錠等件差
人管押隨同原來坐船軍人孫貴于順兒李廣等三名運到本國
境界義州鴨綠江邊所據物件終是頒給遼東軍丁錢糧著令
遼東都司差撥人夫前來照數接收搬運便益咨曰議政府狀
啓據禮曹呈該有日本國差來盧圓等傳國王源義政言語說稱
在先遣使進貢朝廷使人失禮欽蒙 聖恩寬饒回還即將本
人科罪外欲要差人謝罪却緣邊島海寇曾往本國沿海地方
作耗慮恐把海官軍意謂賊船阻碍不便差令盧圓等具陳事
由預先轉報朝廷得此具呈得此狀啓據此叅詳上項所告係
是外國朝貢聲息理宜轉奏其賫去事目一禮部若欲令本國
輪轉遼東當言曰我國自船泊處忠清道結城至義州鴨綠江
數千餘里山路險峻車不得通皆用牛馬轉輸民力極困豈有

分毫餘力雖令轉輸人夫牛馬必無出處一若問倭人請朝貢事其誠實與否荅曰未知一若問日本國通信乎荅曰日本使有時來又問朝鮮亦遣使乎荅曰水路險惡未能遣使數十年乃一遣使焉又問商倭往來荅以實又問遣使對馬州乎荅如上○野人指揮於夫乃吾看主等來獻土物○命釋豐基郡付處林繼中○戊子彗星見○野人中樞金權老等六人來獻土物○己丑野人中樞劉無澄介婁時介等十六人辭○賜劉無澄介婁時介馬各一匹又賜紅絲帶條環刀子練囊藥物○野人童亡乃等十二人來獻土物○御書傳旨曰今後日月食分下小餘皆是食分之内書雲觀宜盡報禮曹通諭中外○諭平安道觀察使元孝然曰後門野人逃入李滿住部落予親命伊澄巨使之刷還又受禮曹書契以歸今伊澄巨之事必有要領若更來則卿其上送○庚寅都承旨曹錫文左承旨尹子雲同副承旨李克堪承命往園丘署拜祀天儀○御書諭咸興道都節制使楊汀曰浪孛兒罕無禮於卿故予初引見思政殿

令申叔舟問曰汝何無禮於都節制使耶汝雖切欲朝見而輕慢邊將予欲治汝罪而汝子侍朝勤誠故待汝素厚異於諸酋長是以赦汝汝勿復為如此孛兒罕懼而飾辭辨明予再三從容問之命引出饋之其日伊升巨欲請其父於家予多賜酒肉并其管下宴之孛兒罕泣語其子曰上責我我心欲死都節制使表我所失甚負於我矣其後伊升巨往館見其父孛兒罕亦言鄙節制使甚負於我予之接待如舊卿可預知此意孛兒罕銜卿必甚料必不和或扇搆諸種言卿之短卿宜柔制能為方圓勿生釁隙威惠並施○野人中樞浪孛兒罕等十六人辭別賜有差○辛卯彗星見○傳旨禮曹曰闕內及京外公處用酒一皆禁斷以年歉也○命繕工監率軍人五百修豐壤宮○癸巳唐人鎖慶等四十五人辭 賜衣耳掩氈帽兒雲鞋各一于順兒等三人因押布花鈔錠留結城縣○琉球國使者霸家島冷泉津平氏護軍道安曾受我國所送綿布紬布及書契還至對馬島為其島所奪惟餘書契付其子送于琉球國道安等十

人還告于禮曹以啓 傳曰當通書于對馬島問其情由若果肆暴奪掠則其情甚頑當發兵討之○甲午彗星見在婁北光芒微○親傳 永寧殿香祝○野人中樞柳尚同介等十九人辭別賜有差○諭咸吉道都節制使楊汀曰野人柳尚同介等來言曰與兀狄哈結讐既深報復必速某等散居諸部恐不能支願聚居一處予諭之曰汝等不必聚居予已令都節制使為授矣大抵野人聚居於我不便又柳尚同介等世居後門為我藩籬亦不可忽視其受禍也卿其為聲援之勢不可失信但兀狄哈等與野人作讎於我國本無釁隙今不可為柳尚同介等更生一敵也雖為聲援而其中緩急卿宜酌量處之○乙未日有兩珥彗星見其光微○親行春享祭于 宗廟○日本國大內殿遣使來獻土物○丙申 親祀于園丘還御思政殿 命召隨駕宗親宰樞諸將承旨等入侍設酌是祭必以每年正月十五日行之至是軍器判事金石梯啓今月十五日應有月食之變故用此日 上問書雲觀月蝕之變何不啓乎對曰世

宗嘗教月蝕未滿於分則勿啓故未敢耳 上曰自今雖未滿亦啓○丁酉御勤政殿月臺設飲福宴 王世子及宗親議政府六曹參議以上判漢城大司憲獻官諸執事唐人倭野人等侍宴○傳旨義禁府曰野人中樞馬仇音波以其弟馬加乙愁職未滿其意禮曹饋餉時發憤言辭不恭手推鞫以聞○戊戌命召左議政姜孟卿右議政申叔舟與都承旨曹錫文議作諭對馬島王宗成職書契曰今承 王旨曩於某年某月琉球國王將我國漂流人口付道安還送子嘉其誠款以禮物若干就付道安回答今聞道安到對馬島沙浦禮物某某并道安私賚悉被攘奪甚為無禮爾禮曹亟問其由且令推究作謀攘奪之人并其所奪物件以送惟足下即宜敬奉 王旨施行如或遲違後悔無及足下審度為幸○世子右正字許琮上疏曰月食者曆家之定數且陰元陽而不勝乃其常也然臣觀古人之書皆以列於災異之中者何蓋人君代天而理物所當則者天也所當畏者天也故一有災異之譴不可謂之小異不可謂之常

數而慢忽之也。願 殿下加精致誠求言改過舉行其今之所
可行者以答天譴。臣觀今之所可行者不過曰法。 祖宗曰斥
異端曰絕遊畋曰御經筵耳。而開言路為之先也。言路開則四
者可行。國家可安。言路不開則四者未必行。國家未必安。夫舜
古之大聖人也。其戒羣臣之辭曰。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
言。成湯亦古之大聖人也。仲虺之義其德曰。從諫弗咈。改過不
吝。秦始皇設誹謗之木。以速天下之亂。後世皆知其愚也。唐太
宗假以辭色。異聞規諫。以致貞觀之太平。後世皆知其明也。蓋
人君處崇高之位。其尊如天。其威如雷。忤己者死。悅志者榮。死
之與榮。其間何如其所以折檻牽裾者。良由忠君愛國之心奮
激而忘其生也。是宜和其顏色。虚心以納之。不當從而罪之。以
塞忠諫之路也。臣愚不知今之世。陰陽水旱。可謂調乎。府庫可
謂實乎。百姓之在湖山千里之外者。可謂得所乎。政治可謂如
唐虞三代乎。臣之所謂法。 祖宗斥異端絕遊畋。御經筵。此則
今世之所可行也。然今之在臺省者。未聞有為 殿下指陳闕

失臣今觀訓辭曰自是則必拒諫拒諫則無直言由是孤立無
助闇無所照無由知弊下多離叛亡國之道也旨哉 王言此
一國臣民之福也願 殿下念茲在茲日戒于心尊其耳目之
官廣開諫諍之路其言之善者舉行之其言之不善者亦不之
罪則忠言日聞於上而國家日底於治安矣臣無言責位且卑
矣越職言事固當罪也然知而不言愛身忘國此實不忠之臣
臣則不敢為也昔者郭隗之言於燕王曰請自隗始臣之言雖
固陋幸 殿下察其言而赦其罪則此亦開言路之一端也臣
謹昧死以聞 御書荅之曰有才有旨特加一資○兵曹據平
安黃海道都體察使啓本啓平安道慈城郡人物鮮少而分戍
邑城及池寧貴虛空橋三處因病氣每當入保轉相傳染多致
殞命江界境內自上土至瓦洞滿浦田多陳荒地廣人稀請革
慈城而移其民於上土滿浦瓦洞其前此徙居人移置龜城鎮
並依新徙例復戶免稅本道浴邊甲士則自三月至九月分二
番一月相遞留營十五日每一日給到二體探十五日每一日

日給到十五自十月至二月合番留營及體探到依上項例給之無贏糧往來之弊防戍便易而得到又多不過五六年受五六品之職內地甲士則分十一番滿四年番上赴防不過一月故雖至十年反不如江邊甲士一年之到每當都目遷轉時見奪於江邊甲士勞逸不均去官無期請自今南道甲士計赴防日及來往日數給到咸吉道內地甲士及兩界內地充補甲士亦依此例從之○兵曹據忠清道水軍處置使啓本啓波知島萬戶營在海中三十里船軍往來為難請移古營從之○漢城府據戶曹關啓飢民之流移者請於廣津三田渡漢江臨津等處令渡丞安接限麥熟以所在邑米豆鹽醬賑恤從之○己亥上與中宮御康寧殿設飲福宴承旨及入直諸將宣傳官兼司僕賜宴于思政殿月廊并賜樂又賜入直軍士酒○差通事副知司譯院事金許義管押唐人鎖慶等四十五名解赴遼東○庚子彗星見其光微○御康寧殿宗親議政府六曹判書承旨等入侍賜宴及樂于兵曹令都鎮撫諸將赴

宴遣左副承旨金礪 賜宣醞○刑曹參判盧叔全以母年八十在慶尚道昌原府乞辭職歸養從之○司憲府啓今以元志於為濟州牧使人器不相當且志於為繕工判事時光州等邑貢物海竹不錄于重記方數之請勿遣 傳曰勿劾更速遣○辛丑彗星見其光微○命還給宋重文漢徐敬生告身○賜野人中樞柳尚同介彩段衣一領環刀一○傳旨刑曹曰親功臣等前後公私賤妾所生並從良○兵曹據平安黃海道都體察使啓本啓平安道防禦最緊故設千戶百戶小牌明立部伍以備緩急只緣年久流亡物故殘盛不同千戶百戶等所領非徒多寡頓異或至全無請令本道都節制使與觀察使同議諸邑軍士每二十五名小牌一五十名百戶一一百名千戶一若一邑軍士所統之數不足則以隣邑軍士推移定屬錄千戶百戶之數啓聞依前例令其道薦望下批差定並褒貶 從之○壬寅彗星見其光微○觀獵于豐壤城山 召隨駕宗親宰樞野人等設酌仍幸離宮御朝啓廳又設酌謂左右曰 太宗居

此宮時 世宗受朝啓之慶遺跡宛然不勝感愴予亦重修春
秋講武舍于此又謂左議政姜孟卿右議政申叔舟曰昭茲來許
繩其祖武兩相足之叔舟對曰於萬斯年受天之祐還至多也
院川邊鎮撫洪水江間 命還對 命司僕杖之下義禁府鞫
之鎮撫金雄虎以標旗鎮撫先駕還京事覺囚義禁府○癸卯
議政府啓昨日 行幸時鄭麟趾於 上前言涉無禮不敬甚
矣請加罪 不允更啓曰臣非不知麟趾勲舊大臣然所關者
大不得不請 傳曰衰老大臣不可強責之也○命承旨及兵
曹堂上入直諸將往內兵曹同鞫金雄虎洪水江 御書曰軍
令本嚴不可犯也而犯者多者紀綱陵夷之致也昨日諸司官
吏多不奉命在射場目前指令而無從令者紛亂無統至於臨
瀛承傳旨言之而洪水江不奉命回避洪達孫以宣傳標信令
之而金雄虎不奉命先歸此之不懲軍令不立矣水江已受杖
雄虎可刑問○諭咸吉道觀察使咸禹治曰今來速魯帖木兒
雲端川囚沈青殺人事林青真犯乃同囚人所為而推覈官吏

誤加青罪即考文案知其情狀然慮或有未盡處更鞫以啓又
青之父母見速魯帖木兒於端川路上私相請說并鞫私通野
人之罪以啓○以洪允成為禮曹判書李承孫知中樞院事柳
洙刑曹參判李茵中樞院副使兼慶尚右道處置使黃致身仁
順府尹任孝仁吏曹參議權軀僉知中樞院事安知歸公州牧
使盧叔全判晉州牧事○兵曹據黃海道觀察使啓本啓金郊
站人以惡疾死亡殆盡站吏只遺三戶請近站居民二十戶定
為助役給田立馬從之○兵曹據咸吉道觀察使啓本啓會築
咸興富寧城而功未畢請於今春咸興則北青以南軍人富寧
則本邑及北青以北軍人畢築從之○兵曹據忠清全羅慶
尚道兩巡問賑恤使啓本啓慶尚左道處置使本營移設於開
雲浦所非浦營還設於蛇梁助羅丑山突山三浦均是防禦最
緊之處並復立從之○諭咸吉道都節制使楊汀曰幹朵里
所隣可非常可等遂本事已諭於李滿住卿姑勿遣所衆可刷
還○吏曹據平安黃海道都體察使啓本啓平安道雲山郡僻

在山谷民僅百餘戶不堪貢賦差役請革之屬寧邊府且本郡
乃江邊來徃直路也依舊置驛 從之○甲辰彗星見其光微

○御後苑觀射命召判內資寺事李堦知承文院事李坡直藝
文館李堦成均司藝孔頴直講盧思慎世子右正字許恠講易
學啓蒙思慎當講啓曰臣多病且仕于友善堂未暇讀之上
深責之琮講後 上因問前日上疏條件琮失對 上怒命杖

之旋命進爵入侍宰樞等啓請其罪 命囚義禁府○命注書
河漢近賫宣醞徃豐壤離宮賜繕工監提調朴董○刑曹啓軍
士及雜人等希望賞功聞有盜賊則擅持兵仗羣聚橫行且逮
捕無辜請在逃賊人及行止可疑者京中則於本曹外方則於
所在邑密告差人共捕 從之○乙巳日暈夜彗星見其光微

○臺諫以許琮疏請避嫌 不允○御後苑觀射宗親議政府
諸將承旨等入侍引見野人馬申哈問照運元狄哈等而韓朶
里野人使得和親之策○命選給金永濡朴哲孫康孝文告身
○吏曹啓曾降 傳旨內官吏秩滿及加資時歲月功績自錄自

薦實為不可今後吏曹覈功過除授以杜媒進之弊自後外方
官吏其道觀察使只計實仕移文不錄雜故本曹考之無據請
今後外官實仕已滿者觀察使具錄誰故移文後本曹更考遞
差從之○丙午彗星見其光微○御交泰殿引見右議政申
叔舟禮曹判書洪允成都承旨曹錫文左承旨尹子雲右承旨
權摯左副承旨金礪右副承旨鄭軾議事仍引見野人馬申哈
賜紬衣一領環刀一把及弓矢○忠清道憲觀察使黃孝源據道
內牙山留鄉品官人吏及時興昌德長時日興光時花川驛子
等狀告啓臣見牙山之吏咸以欺詐謀害守令為業且官舍頽
圯隘陋而遠於材木產地營建無由且其基地大水衝激勢將
壅溺况驛吏狀告守令死亡之說雖恠誕然曾經守令生者以
死者多驛吏之言似為不虛上項六驛吏本少又因歲凶流亡
頗多而牙山東距溫陽郡十二里北距平澤縣南距新昌縣各
十里請革牙山縣其土地人民割屬三邑鄉吏屬於溫陽奴婢
分屬六驛以懲惡俗以補殘邑以實驛路啓下吏曹吏曹啓廢

置郡縣其事甚重請令郡巡問賑恤使黃守身更審便否啓聞
擬議施行上從 孝源啓革之其土地人民割屬溫陽等三邑
奴婢鄉吏量屬隣近邑○丁未 御思政殿受常祭視事設酌
上謂左右曰茲者許琮進月蝕推步而因上疏論事古人云工
執藝事以諫琮之上書夫豈不宜予欲聞過而求改然琮之疏
辭以不法 祖宗等事汎稱而不直指某事言無要領是掇取
傳聞未究其實而喜言君之過也頃者姦臣河緯地之流好為
高論終致君弱臣強之弊如此之風甚不可長捨今不懲則好
事之徒相繼而起後將難禁 命左副承旨金礪亟往義禁府
鞫問情由○司諫院啓今聞還給金永濡朴哲孫康孝文告身
臣等以為所犯非輕未可輕易還給 傳曰是無情由再三請
之 不允○忠清道都巡問賑恤使黃守身辭設酌慰遣又
命雲城府院君朴從愚兵曹判書韓明滄賫宣醞往餞于漢江
○吏曹啓在前吏典等各其司都目去官故其司仕滿者多則
都目有數不得一時去官或無仕滿者則雖闕都目亦不得去

官因此沈滯頗多今後一司無去官人則同品諸司仕滿者推
移去官又前此兵曹受 教去官典吏願屬甲士者依閑良取
才例五考三上入格後更試而行職差下自上而下此法務要
士率精銳也然吏典等積年勤苦從仕無他仕路而依閑良例
取才除職誠可憐憫請自今仍舊只試會試隨其去官之品除
甲士職 從之○學生宋緝以嫡孫常鎖閉祠堂不祀母死數
日奸妓月中梅於頰側司憲府劾啓 命杖六十長城縣付處
○戊申彗星見其光微○御書下內醫院曰今後承命診視病
人朝夕書證候啓達病劇者午時亦啓○野人中樞李豆里來
獻土物○賜永膺大君琰奴婢十口○己酉野人中樞金權老
辭 賜彩段衣一領馬一匹及紅絲帶條環綵囊刀子○庚戌
親傳先農祭香祝○是日天寒且雨 上慮豐壤宮赴役軍卒
凍濕遣注書賫酒饋之○御思政殿宗親及右贊成權擘入直
諸將承旨等侍食 命釋許琮就職謂擘曰泉出一原而合衆
流以成大澤及其汎濫下流得達于海然其流也或失其性洩

於地中則人築塞之順導其流以成灌溉之利比如人主資爾
一二同德之臣以成出治之源又有羣臣同寅協恭相導繩繆
利澤民物以成泰和之治擊對曰水有當塞之時塞有可為之
機塞之不得其機則徒無益也臣之諫君亦猶是也○辛亥彗
星見其光微○遣桂陽君增都承旨曹錫文判內侍府事田昉
于豐壤離宮審修葺屢○兵曹啓闕內胡跪已有禁令然至今
因循殊無敬上之意不可不痛禁本曹既已檢劾今五衛鎮撫
所職掌闕內禁令亦令禁之如有犯者一一拿鞫啓聞論罪
從之○壬子彗星見其光微○以申叔舟為咸吉道都體察使
叔舟辭設酌慰遣 賜貂裘靴劍弓矢 命入內拜辭于中宮
令宗親及政府六曹賫宣醞餞于東郊時 上慮元良哈兀狄哈報
復無已欲令和解以叔舟為體察使 命曰往諭野人云聞汝等
舊相讎無益浪死於我無所利害予以汝等雖異類而人情則
同是故與我國人一視之李滿住實國賊而予無偏窄之心故
其子皆來一人侍朝童倉等亦來朝於汝種類何異焉予不忍

相為死亡妻子離散呼泣悲思天亦必為之傷惻予今代天理
物平定禍亂視汝等猶子之時不為汝等保安之則豈合天心
汝兀狄哈等勿懼路阻頻頻來朝兀良哈幹朶里等勿阻王化
各棄前怨聽予至誨初兀良哈柳尚同介金管婁幹朶里童速
魯帖木兒骨看兀狄哈金麻尚哈等來朝麻尚哈將諸種兀狄
哈木契告禮曹曰兀狄哈等使我來告云兀良哈等殺虜我人
畜欲報復乞不救援勿許入長城我輩為兀良哈所阻願從骨
看地面以朝 上引見麻尚哈於交泰殿諭之曰予以酒困而
卧未得見汝汝其往兀狄哈諭之曰子憐諸種野人非獨幹朶
里兀良哈李滿住國賊也而予等視之滿住之子皆來朝乃至
再三今又豆里來欲入侍爾兀狄哈等雖阻幹朶里予令勿選
爾嫌舊罪予則不有勿以路阻為難勿以舊罪為嫌且以爾相
讎浪死無益故予欲刷還爾等妻子牛馬使之和解各安生業
爾往諭予意因 賜弓箭衣劍以遣麻尚哈曰死且不避命矣
○諭咸吉道都觀察使咸禹治都節制使楊汀曰卿等久勞于

外無以相慰今因體察使賜宴卿宜知悉○吏曹據慶尚道豐基
郡事呈啓本郡因 文宗胎室奉安去庚午年以縣陞為郡而
其鄉學至今因循不置教官今考績六典知官以上及縣官滿
五百戶皆置教官今順興府合屬本郡生徒增倍請依六典置
教官 從之○癸丑彗星見其光微○御思政殿受常然輪臺
設酌宗親及承旨等入侍判晉州牧事盧叔全忠清道都節制
使康袞辭 命都承旨曹錫文賫宣醞往餞之○命藝文直提
學徐岡司憲監察李觀撰蠶書註解○刑曹據都官呈啓親
著決折之法已寢尋復之因此詐飾多端爭訟繁起有違斷訟
本意且親著殘缺處考之無據尤為不可請今後依舊決訟
從之○以斜地住時乙豆愁州住於赤乃毛里安住滿禿哈字
加退住金引乙介金之下里童奴兒干東良北住李昌阿浪羅
守浪仇音夫阿赤郎貴住浪時波赤吾弄草住浪金世草串住金
真哥我李把刺速金馬申介李訥仇於仲等為本處萬戶南羅
貴住帖苦東良北住出羊哈吾治安住愁隱豆無兒界住著兒

速上家下住里仇毛里安住訥失斜地位忽失塔朴可別羅住
每下伐引住於夫乃吾看主何多山住劉高來失愁呀好住童
稱統甫青浦住劉阿赤哈吾弄草住撒歹何多山住余尚張哈
吾音會住高羅邑多孫汝吾住吾卧者吾建州衛住無陽可沙
漢他等為本處副萬戶浮昌住李波乙時無兒界住浪時加具
東良比住李麻具訓春住金沙魯哈草串住李汝乙於建州衛
住李毛只乃等為本處都萬戶○二月甲寅朔彗星見其光微
○始行號牌法○諭黃海道觀察使曰道內慈悲嶺高險夏雨
冬冰行路甚難今欲以銅仙呂嶺兩驛移置於鳳山或曰入自
伊彥洞踰于馬谷餘叱界峴出于普濟院支石下則不踰慈悲
之險而洞仙呂嶺兩驛亦不必移置卿親審便否以啓○諭京
畿觀察使曰讓寧大君禔今往利川卿其宴慰○乙卯彗星見
其光微○傳于戶曹曰自今堤堰防川等事與堤堰提調同議
施行○丙辰 親傳文宣王祭香祝○丁巳 親傳社稷祭香
祝○戊午彗星見其光微○親傳風雲雷雨祭香祝○檢判中樞

院事李樛率停朝市命致賻奠謚襄靖甲冑有勞襄柔直考終
靖○命右副承旨鄭軾往審 健元陵上莎土缺處○兵曹據
慶尚右道處置使牒呈啓兵船正等不顧產業且無助丁而勤
苦役事其同居弟姪不宜定他役請自今毋定他役護恤 從
之○己未彗星見其光微○韋豐壤宗親六曹參判以上野人
中樞李豆里等七人隨駕賜豆里弓矢環刀至豐壤川邊審定
防川之地還至忠勳府御大廳命臨瀛大君璆桂陽君璿朴
從愚趙惠進酒又命諸宗宰各以次進酒御書曰諸宗宰功臣
之於予猶磁石之於鐵故相合無能間薪之於火故勢盛不可遏
地之於天故生成無得議示諸左右因以此命題各賦詩文○
庚申彗星見其光微○賜宴于判漢城沈滄家命承旨等往赴
宴○上聞前參議韓繼禧居喪氣力羸憊命注書河漢近賚酒
肉賜之○禮曹啓舊例文科會試禮曹主之藝文館集賢殿參
之進士會試禮曹主之集賢殿參之今罷集賢殿請文科及進
士會試令館閣知製教文臣參試 從之○辛酉彗星見其光

微○御思政殿受常參朝啓 上從容謂左議政姜孟卿曰

太宗世宗皆大德英傑之主然制禮作樂紀綱條章盡善盡美

則 太宗固不若 世宗矣孟卿對曰何有優劣 太宗當草

創之時但未遑耳 世宗之治實在 太宗範圍之內仍啓曰

今者僧徒盛行混處閭市恬不為愧請立禁章 上曰如此破

戒之輦已令兩宗禁防矣又啓守令分憂百里其責匪輕間有汚

吏誣上虐民聖心軫慮親製諭書不法之事使民直告然部民

一有不愜於心則投狀告訴即令拿致因此諸邑騷擾為吏者畏

縮不敢措手願禁告訐之風以安靖之有貪汚者當置於法

上曰卿言誠是守令專任一邑公為不法貽害於民故特為一

時之法以矯其弊非永久之道遂下諭曉諸守令以勿復拿致

之意仍設酌命諸大臣起舞孟卿進酒 上執其手從容談論

孟卿因更請禁僧徒橫行 上曰予好佛之主引孟卿袖入康

寧殿御書曰因朝啓與姜政丞話舊政丞大為謙讓予以少時

詩句示之至美不務治大造無顯迹騏足寧急展鵬程豈厲促

○唐人孫貴于順兒李廣等辭賜黑麻布各二匹練囊廣條兒
條環具各一○傳旨吏曹曰京官褒貶等第一淺二上者依三
上例加資兩守令則六期內一淺九上者不以十上例論用法
不同自今依十上例○壬戌彗星見其光微○以空為原川尹
金守溫同知中樞院事黃致身仁壽府尹郭連城仁順府尹成
任工曹叅議柳淑權攀僉知中樞院事成順祖知司諫院事安
知歸晉州牧使守溫任曾以行職仕友善堂繕寫釋譜至是以
其功並准職知歸初為晉州牧使以晉州近於盧叔全母在之
地移授知歸公州牧而以叔全代之今叔全遭母喪故復除之○
癸亥彗星見其光微○御慶會樓下觀射設酌王世子進酒
引見野人中樞李豆里等八人內宗親及左議政姜孟卿領院
事李季甸左叅贊朴仲孫判院事洪達孫梁山君李澄石戶曹
判書權躡判漢城沈澮工曹叅判尹士昫漢城府尹尹士昫右
承旨權摯左副承旨金礪右副承旨鄭軾入侍台禮曹判書洪
允成令改撰陣書命兼司僕內禁衛分左右射侯又命澄石仲

孫射候仲孫連中二天賜黑漆籠一事○兵曹啓別侍衛考奴婢土田之數給助丁三人分三番一年相遞而憚於宿衛托故下鄉影占助丁甘心役事者頗多請如此輩助丁並刷充軍當身於侍衛牌元額五十人外別作牌依侍衛牌例番上且諸邑守令等聽軍士請辭合家時病親病身病等項陳省輕易成給以致侍衛虛踈自今陳省成給後具由報觀察使觀察使不時摘姦果為虛妄勿論功臣降資從之○甲子彗星見其光微○兵曹判書韓明澮都承旨曹錫文啓臣等往審豐壤新築防川功役至重農前未易畢築姑停之以待秋成從之○乙丑彗星見其光微○賜宴于義昌君玗第命承旨等往赴○差通事行副知司譯院事鄭復管押被虜逃來遼東東寧衛人金寶解赴遼東○丙寅彗星見其光微○受常叅視事永膺大君琰桂陽君增翼峴君瑾義昌君玗判中樞院事洪達孫承旨等入侍司宰監正韓致仁繕工監正安理判官李扶軍資監副正柳孝真判官晉自康輪對上謂致仁等曰予常以未能日接百官為慮大臣與每於常

參朝啓 觀射日接之小臣則秩卑類多故未得人人而接之然予之心則大臣小臣何間焉今日爾小臣將為後日大臣者也予自家為國人情世態備嘗知之大抵人臣之於君前恐惑怯縮未能悉展素蘊爾等當肆志舒體悉陳無隱予當採納之言雖不中亦不之罪古人有言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又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故犯之人不得不懲至於小過固當宥之爾等轉論同僚又謂都承旨曹錫文曰予之此言曉諭百官○夜貞善坊行廊災○丁卯野人中樞李豆里辭命判內侍府事田昉語豆里曰汝父遣汝兄弟使相來朝又遣汝侍朝予嘉其誠特賜鞍具馬一匹汝其悉傳前來趙豆之還也奪驛吏之物以去汝語汝父罰之推其物以還其主具狀以啓汝今遠來侍朝予甚嘉之其速來歸汝之生理保予措置仍賜紅絲帶刀子綵囊賜甫下土老胡赤等馬各一匹紅絲帶刀子綵囊其餘四人各賜紅絲帶刀子綵囊○戶曹啓請司重記請書監察姓名以憑後考從之○戊辰日暈○以左贊成權擘禮曹判書洪

允成判中樞院事李仁孫中樞院使金鈞兵曹參判金淳禮
曹參議徐居正等為試官取生員柳洵等一百人進士李復善
等一百人○晉州人別侍衛周命寧僧一遵等來告左議政姜
孟卿曰前年四月自臺山來生佛德成云四更中有光明姜政
丞等身星見出姜字滅上下見之可知開國開泰寺置僧一二
人不勞而可成大業姜政丞周命寧一遵等前世與我同盟爾
等急歸告之孟卿聞之悉書其言即啓命囚命寧一遵于義禁
府遣百戶拿德成來仍出內膳饋孟卿于政院○己巳日暈○
命左承旨尹子雲往義禁府鞠周命寧一遵等○日本國大
內殿嘗使告糶命賜米二百石○奏聞使金有禮馳啓廣寧百
戶黃英密與臣言建州都指揮李兀哈童火佸赤等訴於
總兵官曰都督童倉今秋到朝鮮朝鮮國王每日賜宴又賜
鞍馬衣服弓劍度其勢必有招撫之意總兵官曰汝等聞諸何
處李兀哈等曰我輩眼所共見仍告賞賜物件總兵官即與太
監奏達秘不宣遣經歷佟成前去童倉居處窺覘情偽○庚午

彗星見其光微○諭黃海觀道察使曰臨瀛大君璆今往海州
溫井卿其支待毋忽○辛未彗星見其光微○韋薰華館命
司僕內禁衛射侯講問講肄生經書令五衛軍士習戰命饋
軍士酒肉又命梁山君李澄石左叅贊朴仲孫耦射澄石疊中
賜鷹一連兩具一部還韋左議政姜孟卿第設酌○司憲
府啓還紙其質鹿鹿軟隨用隨破文籍未得傳久且造紙者與諸
司胥吏奴婢共謀竊文書以造因此公麻窓壁紙及國家緊關
文案盡為遠紙其弊不貲請自今還紙一禁從之○壬申日
暈○放生貢進士榜○命還給堅信告身○癸酉彗星見其光
微○以茂生為宣城君隆生貞石正堅信松峴正洪允成禮曹
判書朴楯司諫院正言○甲戌彗星見其光微○戶曹據全羅
道觀察使啓本啓前此受教內軍資備軍需義倉備賑恤國家
立法各有攸當諸道觀察使守令不顧大體混雜分給軍需日
減自今祇有饑荒若忠清之丙辰京畿之甲子黃海之丙寅而
請并軍資米賑給者抵罪從之○丙子彗星見其光微○丁

丑 上與中宮幸豐壤離宮王世子及百官分司扈 駕○戊

寅 彗星見其光微○觀獵于八串山賜楮一口于宰樞○己卯

彗星見其光微○安愈安惠安忠等平壤府院君趙浚婢妾女

子之子也上密封書乞赴舉 下其書于承政院因問愈等今

為原從功臣許赴科舉若何都承旨曹錫文左承旨金碩啓科

舉國家重選以賤驚赴舉自古所無不可許也 上曰是矣即

令憲府鞫私上封事之罪○離宮前橋 大駕繞過而頽圮憲

府請劾揚州府使金震知 從之○忠清道都巡問賑恤使黃

守身遣從事官申末舟來問安○議政府六曹使工曹判書李

邊問安○庚辰彗星見其光微○觀獵于猪積山所獲甚多

命注書薦禽于 宗廟 上在射場親札賜守宮將相曰不有

行者誰捍牧圉不有居者誰守 社稷卿等勤心守職晝夜不

懈予則受樂享福顧念慇懃特命中宮族親尹士盼 賜酒肉

若干可會議政府飲一杯○江原道觀察使遣經歷李仁全問

安○辛巳觀獵于離宮城山 賜獐于隨駕宗親宰樞并 賜

酒○壬午彗星見其光微○觀獵于八串山○管押使李禮孫
回到鳳山病革 命內醫金有智及禮孫子克堅往治之○命
右副承旨鄭軾賫素膳及宣醞往領議政鄭昌孫廬次饋之○
留都將相遣檢詳閔順孫進謝賜宴箋曰奎藻宸文昭示獎勵
雲天霈澤謬及庸愚感激深佩銘無已伏念臣等俱以孱質
幸際盛朝濫叨宰輔之班恒慙尸素近承留守之命尤切兢惶
何圖睿慈特加敦慰乃分內厨之珍膳至遣外戚之重臣 聖
諭丁寧顏不違於咫尺華筵醉飽澤下浹於肌膚揆涯分而實
踰維糜粉而難報茲蓋伏遇 至仁涵育大度包容遂令駑鈍
之徒咸被鹿革之慶臣等謹當夙興夜寐心益殫於効忠日升
月恒祝常伸於多壽○三月癸未朔彗星見其光微 駕還駐
所界川邊留都議政府六曹進豐呈奏樂 王世子進酒次左
議政姜孟卿孝寧大君補河東府院君鄭麟趾梁山君李澄石
工曹判書李邊等進酒 賜隨駕宗親宰樞及留都宗親宰樞
宴百官出東小門外迎駕日晡還宮○日本國對馬島主宗成

職及宗盛直一歧刈真弓源永筑前州大宰都督司馬少卿藤
源朝臣教賴各遣使來獻土物○諭黃海道觀察使李純之曰
今遣宦官賜宴于臨瀛大君璆卿其宴慰○乙酉 命召行僉
知中樞院事金鈞軍器副正金石梯議新陣法○賜耆老宴于
普濟院 命都承旨曹錫文賫宣醞賜之○戶曹據濟用監呈
啓東班九品以上西班六品以上例納品布則行職堂上及奉
執請堂上等不宜獨不納自今並令納布且西班行職人內除
甲士外以六品以上散階而職帶參外者亦從本品納布 從
之○丙戌 受常參視事左議政姜孟卿禮曹判書洪允成兵
曹判書韓明澮承旨等侍食 上謂左右曰予欲振文風多得
人才何為則可或親講經史或命製詩文以勵士習何如僉曰
上教允當仍講輔德崔善復司經李淑城閔真正字許琮藝文
待教李壽男檢閱金仲衡等孟子中庸大學宣傳官金處智申
興智等陣法正朝使曹孝門副使尹吉生來復命引見令進酒
耆老宰樞李携等謝 賜宴亦令進爵謂携曰八十生子古今

所罕仍 賜綵段衣一領曰以慶生子諸相知之○傳旨禮曹
曰五子登科父母歲賜米二十石父母已歿者追封令所在邑
致祭○丁亥 御後苑觀射內宗親及兵曹判書韓明會判中
樞院事洪達孫中樞院使朴薑行僉知中樞院事金鉤行上護
軍金末洪益誠金漑禮曹判書洪允誠行上護軍金守溫康純
李埤魚得海閔發承旨等八侍 命司僕部將等射侯 親講吏
曹佐郎崔漢輔兵曹佐郎李克增李亨元司膳注簿李克均承
文院副校理崔顯注書丘致峒成均學正閔友曾承文院著作
魚世恭等易學啓蒙孟子講部將等陣法 賜明滄弓一張達
孫及右副承旨鄭軾石鼎各一事留都將相馬各一匹○送新
陣法于忠清道都節制使處置使及諸鎮邑○戊子彗星見其
光微○右贊成權擘上書曰臣以病在告捍牧圉守 社稷俱
不得與焉今 錫馬之恩有同留守將相之例聞 命驚駭措
躬無地即欲詣闕辭謝第緣累日飲啖減少紳疲氣耗未敢進
詣深增惶悚大抵車馬之錫酬功之大者也人主愛一頓一笑

况此内廐之馬而濫及於無功者乎 聖恩罔極撫躬知感然
恐有乖於賞不僭之義而或有解體之人矣伏望諒臣區區愧
赧之意收還 恩命公道幸甚臣豈區區欲堅小諒哉 御書
答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在闕而威四夷卿在家而
鎮京城功懋懋賞自享天福大禮不讓焉有解體者乎○己丑
受常察視事引見野人伊澄巨等四人○兵曹據原從功臣良
妾子郭憲等上言啓原從功臣嫡室無子則請以妾子中長子
屬忠贊衛 從之○庚寅日暈○兵曹判書韓明澮啓義禁府
囚人周命寧言僧德成云嚮者晉州牧使判官鍊軍謀反時明
澮與知其謀臣不勝惶恐 上即召見命進酒明澮更啓如此
之人須推覈懲之 上曰欲洞覈大懲則辭連繫獄者必多且
以無根之言而訊之則恐後有如此不逞之徒誣陷功臣者予置
而勿論者特防微耳○命承旨曹錫文尹子雲等往左議政姜
孟卿第議丹城囚強盜白仁京等事仍諭慶尚道觀察使李克
培曰今考敬差官金良瓚推考啓本每處強盜施為一揀且所

謂現贓家家所有之物其數亦少疑是抑勒取招誣入於罪有
同朴貴生之事予欲更遣朝官鞫之圜之苦甚重萬一稍失
救療則慮致隕命卿其措置毋使飢餓生病若有一人死則卿
必受責○傳旨義禁府曰吉生戶強盜者乃白仁京也而丹城
縣監柳末孫宜寧縣監尹子滌三嘉縣監金孝瑛咸安郡事李
恒茂等誤以朴貴生為盜羅織成獄且拷訊無辜五六人致死
其推鞫以聞仍 下旨刑曹曰慶尚道宜寧囚朴貴生其速移
文釋之○起復前兵曹叅議韓繼禧 命仕六典詳定所繼禧
以白衣白笠來承政院直廬潛語承旨而還○吏曹啓舊制凡
士夫嫡妻一依夫職隨品封爵但其未及封爵而死者夫之職
秩雖至貴顯神主內只書姓氏與庶人之妻無異殊非夫婦適
體之義請自今其夫見在而妻未及封爵而死者許令子孫及
族親照依封爵例錄四祖本貫告吏曹追贈 從之○壬辰
親傳先蚕祭香祝仍 御思政殿都承旨曹錫文啓京畿救荒
事月設酌錫文及判內侍府事田昫進酒慶尚道強盜推考敬

差官判軍資監事金瑋辭召見令進酒 上曰爾知予意須存

欽恤之心○咸吉道都體察使申叔舟馳啓臣到會寧招兀良

哈幹朵里等諸酋諭以 上旨且語之曰我今承 命來聽爾

等情願將招兀狄哈使與和解汝等以為如何諸酋皆叩頭曰

此皆 殿下為我等至計敢不如 命又招柳尚同哈於鍾城

與金把兒及等面約皆願如 命尚同哈言我聞兀狄哈二人

來愁州議和但未及聽其言耳臣即令尚同哈妹婿這比冬哈

招二人兀狄哈名加霜哈者一人來臣問之曰我本兀良哈曾

為兀狄哈所擄有母在此每往來相見今來路經兀末車兀狄

哈也堂其所居也堂其等言汝往兀良哈處為我語之天雷方

起而或止兩兵相合而或解死者則已生者見遠相與和解安

居何如時兀良哈尚冬哈等亦在坐臣語加霜哈曰汝還語也

堂其我 聖上神武定難撫臨東夏靖綏四方以至殊俗一如

國人悉棄舊惡保之君子無有遠邇亦汝等所聞知也今聞也

堂其等妻子為兀良哈所殺虜憐其死亡流離 命臣諭兀良

哈還其所擄使各棄前怨和解汝等可來聽命汝等雖欲起兵
謀報汝全見此輩皆居近境出入效順如我國人邊將豈愬然
旁觀况我在此乎然則汝安得必其得利乎凡當事會時不可
失不如來聽 王旨率還妻子各安生業數數朝見以承 上
恩聖上待汝等豈有遠邇若違拒無禮則兀狄哈之地亦不過
數日程耳後悔無及我今奉 命而來整戍鍊兵事訖則亦不
久留於此來則宜速加霜哈曰 上位憐恤遠人息實至重誰
敢不來臣乃作書譯以女真字付加霜哈諭也堂其等書曰茲
者骨看兀狄哈麻尚哈持木契進啓日照兒好兀狄哈送木契
言兀未重兀狄哈為兀良哈幹朵里等所攻殺妻子見擄因此
路阻願從骨看地面別路朝見我 殿下命臣若曰兀狄哈與
兀良哈幹朵里舊相讎殺於我國固無利害然彼雖殊俗人情
則同故子與我國人一視之今彼無益浪死妻子離散呼泣悲
思天亦必為之傷惻子方平定禍難代天字民視諸種如子之
時若不保安之則豈合天心爾往諭兀良哈幹朵里使還所擄

勿阻王化兀狄哈亦勿懼啓阻頻頻來朝各棄前怨以安生業
我今承命而來行邊招諭兀良哈幹朶里等已皆聽命不敢
違異刷出所擄願與釋仇汝等妻子亦流離孤苦日望汝來適
聞加霜哈來到使之傳語可速來率還使妻子團圓安生樂業
以承我聖上不忍之仁不亦可乎惟我承天體道烈文英
武王殿下神武定難撫臨東土推誠待物一視同仁威惠遠著
東夷北狄爭先納款如蛾赴燭李滿住童官等前為國賊今皆
投化遣子入侍殿下亦不記舊嫌待之如一况於汝等何有
異焉兀良哈今既聞命敢為誰何汝等勿生疑貳勿慮路梗亟
來聽命兀良哈等聞臣語亦皆感息坐中自相謂曰上位為
吾等計雖父憐子亦不過也臣今考前年朝見者火刺温外諸
姓兀狄哈無一人來者是必畏路阻且兀狄哈等曾於慶源作
耗亦以此自疑耳臣竊計今彼既與兀良哈作讎而今來議和
是非畏兀良哈乃畏我後其心亦必欲納款以孤兀良哈之勢
招之則勢必無事而來又憑和解招之則兀良哈等亦為我等

計不為疑貳此正當兩撫之時臣一以示憐撫之意一以恐動
之又於加霜哈路經最近尼麻車兀狄哈于豆處作書送之令
于豆傳諸姓兀狄哈以招諭之書曰今承 王旨巡邊招安諸
種爾可通告諸姓兀狄哈頭目來聽王旨兀良哈斡朶里等
今既承命和解爾等勿懷疑阻臣歷到穩城慶源招諭兀良哈
女真等皆如命召骨看麻尚哈與金管婁面約又於諸姓兀狄
哈頭目處作書譯送之書曰惟我 承天體道烈文英武王殿
下握符乘運平定禍難撫臨東夏島夷山戎一視國人恩威並
著遠近爭赴如子投母邇者兀良哈斡朶里等謀報兀未車兀
狄哈舊讎乘其不備殺擄妻子我 殿下憐其死亡流離 命

臣行邊安輯使彼此各棄前怨永安生業且通爾等朝見之路
我來宣諭兀良哈斡朶里等悉皆稽顙聽命願與解仇不復相
讎今使骨看兀狄哈麻尚哈招兀未車頭目與之面約爾可導
致麻尚哈於兀未車且諭此意於諸姓頭目勿慮路梗來聽
王旨又再諭也堂其等書與加霜哈賚去書聞臣初欲先送人

招兀狄哈慮兀狄哈既來而兀良哈不欲則為兀狄哈所輕今
 既送人預刷所擄人畜來則與之又慮既刷而兀狄哈不至則
 為兀良哈所輕今既兩道送人計往還程途及到彼擬議幾至
 一朔兀狄哈既至刷沿江上下遠近散占人畜會諸酋定約還
 付亦幾一朔臣在京計三月內可了今來計與事殊處處稽留
 辭離輦下時移節變日夜懸望宸極情不能已又浪字兒罕
 言近聞兀狄哈二萬餘兵欲來報臣又慮彼之請和安知非計
 今憑習閱部署六鎮軍精鍊以待今觀兀良哈幹朵里女真等
 環居六鎮近境特承上恩唯邊將所使與我國人無異臣今
 來處處無男女老少皆奔走爭來謁見數百為羣兀狄哈等地
 遠恩威所及不如此輩今當招撫之時宜有以感其心臣令所
 在邊將呼被擄兀狄哈妻子厚饋量給糧餐諭以上恩且語
 上待諸種無遠近厚薄之意令各還語其夫若父使彼心慰
 ○御書諭申叔舟曰子既任卿豈有小慮卿之所為即自盡善
 盡美予豈今日乃誇卿才卿亦勿自誇伐本來然也兀狄哈則

天時漸熱更諭秋冬赴京卿家衣服必不賣去今送藍羅帖裏
桃紅羅帖裏白紬袂裏肚各一領白苧布汗帖裏白絹短衫兒
各二領卿宜受著又諭咸吉道觀察使咸禹治曰申叔舟久勞
于外卿與都節制使楊汀一會申叔舟處大設宴并會野人酋
長饋之○命戶曹以軍資米鹽賑京畿人民○癸巳司諫院啓
韓繼禧喪未踰期 特命起復臣等恐短喪之漸從此而起願
收 成命勿令起復 從之○管押使李禮孫死于鳳山 賜
賻米豆各二十石紙一百卷槨私脂石灰等物禮孫廣州人性
慷慨方直不苟容時稱廉介及其亡也人皆悼之○禮曹據平
安道觀察使關啓平壤府常行檀君高句麗始祖箕子殿九津
瀕水平壤江祭及文宣王釋奠時皆用時服有違盛服承祀之
意且永崇殿祭服亦不足請令奉常寺製祭服以送 從之○
甲午觀獵于西山 賜所獲猪于隨駕宗親宰樞倭野人并
賜酒遂宮○奏聞使知司諫院事金有禮先送通事金由敬來
啓刑科給事中陳嘉猷序班王軌齋捧勅諭本月初三日發北

京○乙未承政院奉旨馳書于東萊縣令曰今三月十二日奏
聞使金有禮從事官來言日本國三郎朝貢事金有禮已奏達
奉 聖勅月望時當到須轉諭此意于國王使者盧圓留待浦
所奉審 聖旨後回去○諭咸吉道都體察使申叔舟曰刑科
給事中陳嘉猷序班王軌等今三月初三日發北京月晦時渡
江以招撫野人事也雖未足慮然與卿所議之事必多卿所委
去和解之事既辦則細節目付都節制使而還可也若未辦則
不可速還卿宜斟酌施行并送聞見事目卿獨看之○丙申
受常參視事左議政姜孟卿判中樞院事洪達孫右贊成權學
兵曹判書韓明澮左叅贊朴仲孫吏曹判書成奉祖工曹判書
李邊刑曹判書朴元亨知中樞院事李承孫大司憲閔騫漢城
府尹魚孝瞻刑曹叅判柳洙戶曹叅議李承名禮曹叅議徐居
正左司諫金從舜承旨等入侍讓寧大君禔入見 上起賜酒
謂孟卿曰讓寧之心敬謹不已孟卿對曰讓寧所以如此者蒙
世宗大德至故也 上曰然孟卿又啓 殿下之德亦至矣

上曰予則何德 命孟卿進酒 命諸宰樞起舞孝瞻帶醉容

作戲舞一肩高 上笑之呼為漁父 李仁老詩有倚船漁父一肩高之句故云然

賜鹿皮一張 ○初金仲廉等告妻弟趙武英合執奴婢下義禁

府覈之仲廉等及武英俱被囚武英於本月十二日夜刺項放

還其家至是夜 命校勘金順命往武英家問刺項之因對曰

其夜如廁還出有白衣人猝然刺項臣驚懼未能拘執依倚於柱

守卒隨至救護其後事因痛未知順命以啓即 命閉都城四門

命宣傳官朴壽長及部將領步卒二百往仲廉趙選金紐等家

盡縛男丁囚之 上意仲廉等雖切親怨武英如仇讎且人無

自刺之理故有是 命然時議武英欲中傷仲廉等自刺而不

至於傷 ○上問左議政姜孟卿曰今當明使來停科舉何如孟

卿對曰明使雖來命一二大臣依式年例試取為可右贊成權

肇啓曰除三場製述從權直赴殿試何如 上曰式年之法甚

重不可從權孟卿又啓曰遠方學生不宜久留當速試勿許遊

街 上曰遊街雖似兒戲然年少之士得意之事不可除也禮

曹判書洪允成啓曰若試三場則供給諸事不能無弊宜親策
試取 上曰姑從權典只試殿策一道可也○御書下議政府
曰中朝今方惡野人歸順待伊澄舉等以薄乎勅書未至而據
何辭薄待乎依舊厚待乎若中朝使臣適至建州而觀聽則得
無嫌乎厚賜野人本非所諱而勅亦未至厚賜遣之於我有厚
息於中朝怨隙幾矣從此雖薄待無傷也○丁酉 命都承旨
曹錫文往義禁府鞫趙武英被刺事○以刑曹判書朴元亨為
遠接使○遣宣慰使禮曹叅判曹孝文于開城府吏曹叅判辛
碩祖于黃州中樞院使朴董于平壤判漢城府事沈澮于安州
仁壽府尹黃致身于義州又遣別宣慰使左承旨尹子雲于嘉
山致身賚贈明使陳嘉猷序班王軌各鴉青綿布單直身白苧
布帖裏白絹衫兒草綠袂帖裏白紬袂裏肚各一領白鹿皮夾
金靴一雙頭目鴉青綿布單直身柳青紬袂帖裏各一領子雲
賚贈陳嘉猷王軌各汗帖裏二領黑麻布帖裏一領扇子十把
油籠三事駿拂子蓑衣把赤弓箭帽油鞍籠各一事毛馬裝一

部頭目各扇子三把油籠三事又命禮曹參議徐居正左弼
善洪應宣慰于都司應賚贈都司十二升黑麻布四匹十一升
黑麻布十匹鴉青綿布單團領柳青紬內紅紬袂帖裏草綠紬
袂塔胡各二領油紙席四張且付事目曰都司若有所贈固辭
不得已受之則以賚去布刀子等物隨其所贈之直回奉若
所贈之直多則以義州所藏布子量宜加數仍付十升黑麻布
三匹刀子三部扇子十把○戊戌觀獵于峨嵯山王世子隨
駕○己亥野人伊澄巨等四人辭命饋之傳于伊澄巨曰中
朝以我國招撫汝等今遣子來問爾等宜知此意慎勿任意出
來我國亦不敢擅便招納賜弓矢布子席紙鑰器紅絲帶刀
子絲囊餘皆賜物有差○遣行僉知中樞院事康純行上護軍
李石亨如大明謝恩表曰聖心克廣庸篤懷柔睿澤覃施祇
增感激撫躬罔措銘骨何忘伏念臣叨守弊封幸際熙運壤奠
惟謹愧無效於絲毫天貺聿臻曲承恩於筐篚寵榮至此荷戴
難堪茲蓋伏遇量擴包荒仁敦字小遂令屢質獲霑殊私臣謹

當于藩于宣益虔侯度曰康曰壽恒祝皇齡方物表曰天眷悉
深特蒙殊渥土宜雖薄聊表謝忱謹備黃細苧布一十匹白細
苧布一十匹黑細麻布二十匹黃花席一十張滿花席一十張
雜彩花席一十張右件物等製造匪精名般甚夥冀諒由中之
懇俯容享上之儀皇太后禮物紅細苧布一十匹白細苧布
一十匹黑細麻布一十匹中宮禮物紅細苧布一十匹白細苧
布一十匹黑細麻布一十匹謝皇太子箋曰望隆儲貳密贊皇
猷仁篤懷柔導宣睿澤佩銘曷已糜粉難酬伏念臣猥以孱資
邈處遠裔欣逢盛代唯知執壤之儀曲荷私獲紆在笥之錫
撫躬自慶舉國騰歡茲蓋伏遇德備溫文性稟英偉功益著於
翼亮心常切於順承遂使契封得霑殊渥臣謹當永作藩於鯨
域恒申祝於龍樓禮物白細苧布二十匹黑細麻布二十四匹○
辛丑御後苑觀射○命釋靈山付處李澄珪○壬寅以李昇
平知中樞院事魚孝瞻刑曹參判尹士盼工曹參判柳洙同知
中樞院事兼全羅道兵馬都節制使沈決仁順府尹金守溫郭

連城漢城府尹尹士昫司憲府大司憲閔憲同知中樞院事趙
惠行僉知中樞院事○甲辰 御後苑觀射○兵曹據忠清全
羅慶尚道都巡問賑恤使韓明澮啓本啓今考下三道閑良人
之數慶尚道一千一百五十六全羅道四百五十八忠清道五百
七十三並年壯富居而仕路不廣閑遊于外請將上項人等
分六牌稱虎翼衛屬虎賁衛別設散官適兒慶尚道六品四七
品六八品七九品九忠清全羅道各六品二七品三八品四九
品六番上三年後為始計仕一年兩都目限六品除授去官又
令諸邑守令常加撫恤蠲除雜徭有欲從仕者聽若有願屬本
衛者都節制使啓聞本曹須即分屬 從之○諭平安黃海道
觀察使曰今迎明使時山臺儼禮依舊為之若日迫勢難卒辦
則只設彩棚儼禮○乙巳 御慶會樓下觀射宗親宰樞承旨
等入侍○丙午 御思政殿引見左議政姜孟卿右贊成權肇
判中樞院事洪達孫兵曹判書韓明澮禮曹判書共允成承旨
等議接待明使儀○吏曹啓通禮門職掌朝儀所繫匪輕請依

承文院例勿論東西班差兼官常時則各什其司凡朝賀朝參
時供通禮門職事又啓尚瑞司掌六寶及馬牌標信出納不宜
無久任負請二負久任皆從之○雲峯縣監李成得白金古
器以進其重一斤二兩○丁未御忠順堂觀射宗親宰樞入
侍命內禁衛司僕分左右射侯引見倭護軍皮古汝文賜
酒又賜苧布帖裏二領綿布單帖裏綿布單褶兒鴨頭綠綿布
單直身麻布褶兒各一領紬布五匹召前寶城郡事崔清江
射侯禮曹判書洪允成所薦也○諭平安道觀察使元孝然都
節制使具致寬曰野人來服我國之上策卿等獨知然上國所
惡故使臣回還間建州衛野人等來朝者勿許上送諭之曰汝
等精誠國家所知然中國非之故上命勿送爾知此意給行
糧鹽醬送還○以李承孫為戶曹判書權躡知中樞院事曹錫
又吏曹參判權摯仁壽府尹辛碩祖漢城府尹尹垠戶曹參議
金處禮兵曹參議李承召升曹參議權軀工曹參議尹子雲都
承旨金礦左承旨鄭軾右承旨李克堪左副承旨李皎然右副

承旨成任同副承旨黃致身金守溫行僉知中樞院事○己酉
日暈○以左議政姜孟卿左叅贊朴仲孫禮曹判書洪允成刑
曹叅議李承旨左副承旨鄭軾右副承旨李皎然為試官 御
製策題曰戶口軍籍國之重事國家自來不明如之何而明乎
其悉陳之予將親覽焉○幸冀華館宗親宰樞承旨等隨駕取
武舉進義副尉張孝孫等二十八人○遠接使朴元亨馳啓今
三月二十四日明使到義順館云十日內當到王京書道路里
數以來臣請曰站路險遠不可如是急速且說陳鑑高閏每站
止宿事明使荅曰我行不如陳高又有 皇帝定限不得不爾
其事曰一王軌辟人謂通事孫壽山曰吾與上使同是欽差
彼南人我鄉人凡事每讓於彼彼本驕傲多錯事 殿下須知
此意善待之一陳嘉謨曰王序班通事例也非陳高之比一宣
慰使黃致身以人情物件贈之嘉猷曰多謝 殿下厚意但吾
雖家日淺受衣服何用若宴食則當受之致身更請之荅曰吾
平生不受一條線然多謝 殿下厚意王軌曰陳大人不受吾

受之不可亦不受一嘉猷言到王京留五日乃還○庚戌以婆
渚江住千戶童阿羅愁為本處副萬戶婆渚江都指揮沈伊時
哈為本處萬戶建州衛住皆揮王車多王昆伊等為本處副萬
戶汝吾住副萬戶金亦留為本處萬戶○辛亥御忠順堂觀
射宗親及承旨等入侍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十五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十六

夏四月壬子朔取文科高台鼎等三十三人初試官以閔粹為
第一 上覽台鼎策批曰才豪可置第一 僉知中樞院事權攀
中丁科第五舊制位至正三品者還納告身乃赴舉是舉攀請
納告身特 命勿納 ○癸丑王軌道疾遣大司成宋處儉率內
醫楊暘問安遣別宣慰使左承旨金礪于開城府 ○甲寅命
還給趙安孝成以乾等告身 ○平安道別宣慰使都承旨尹子
雲馳啓曰月二十八日到嘉平館贈陳嘉猷禮物嘉猷曰已知
殿下厚意不受又贈王軌禮物軌曰上使不受吾何敢受 ○以
案為瑞原尹容寶城尹定水川尹空原川尹富樂安尹浚龜城
尹金何權攀行僉知中樞院事 ○丙辰親傳夏享祭香祝 ○傳
旨戶曹曰時方播種明使適至觀察使守令必不暇賑貸又不
識農務徒使刻期播種必致妨農其速移文使無此弊 ○丁巳
承政院啓今來頭目陳訓陳明上使家人蕭勝王序班家人待
之將如何 傳曰不可殊例待之然議諸政府政府議啓陳訓

暑上使親弟則宜加等待之不然則不必加也從之○戊午
御慶會樓觀射○己未 幸慕華館迎勅至勤政殿受勅行禮
如儀勅曰近者邊將奏報聞有建州三衛都督古納哈童山等
私詣王國俱得賞賜而回此雖傳聞之言必有形迹可疑且國
王為朝廷東藩而王之先代以來世篤忠貞恪秉禮義未嘗私
與外人交通何至於王乃有此事今特遣人齎勅諭王王宜自
省如無此事則已果有此事王速改之如彼自來亦當拒絕諭
以各安本分各守境土毋或自作不靖以貽後悔在王尤當秉
禮守法遠絕嫌疑繼承前烈以全令名王其慎之 上陞殿與
陳嘉猷行禮又欲行禮於王軌嘉猷曰王序班非副使乃欽差
通事不可並禮軌近南向西行禮 上向東各拜軌趨出
上與嘉猷行茶禮 命禮曹判書洪允成就東廊與軌行茶禮
嘉猷令軌傳語云朝廷非有他意蓋因野人報邊將邊將差人
覆審乃奏故有是勅也貴國世守禮義 殿下賢明天下共知
近又搬運漂海錢糧解送人口日本朝見亦并奏達朝廷深嘉

殿下忠誠今聞古納哈童倉及諸野人受職又受弓劔鞍馬
以此為訝耳 上令金何答曰今見勅旨又蒙大人指示備
悉豈敢小隱古納哈童倉等曾受本國之職李滿住子四五人
頻頻來往其子一人前月來還此輩人面默心若不許來即生
邊釁不得已而待之有自來矣嘉猷曰朝廷亦知此輩易生釁
端此輩與畜生一般今年受職明年又欲受職欲心無窮朝廷
所知但朝廷之意以為此二人曾受朝廷都督職事 殿下又
加授職於理未安只此一節而已今奏本書某人於某月日來
受某職及某某賞物某日回去明白具聞朝廷當勅彼人等勿
復交通彼人不敢更來則便是朝鮮之福也又問聞都希來任
信乎 上答曰滿住子豆里近者來此願住不聽送還嘉猷曰
奏本亦須明白開具 上答曰當如大人指示一一具奏且我國
西北連野人東南近倭人若日本國則相去寫遠往來稀闊至
如對馬一歧霸家臺等三島倭人屢生邊釁我國不得已隨所
討索給與米布煩費不小朝廷焉知我國細事今應接野人亦

出於不得已耳。上幸太平館將設下馬宴，明使辭。上固請明使出。上與之行禮。上坐西壁，陳嘉猷東壁，王軌於東壁，差退近南而坐，奏樂行茶禮。上行酒，末膺大君琰、義昌君五翼、峴君璉、左議政姜孟卿、兵曹判書韓明澮、刑曹判書朴元亨、禮曹判書洪允成等以次行酒。嘉猷曰：「要見奏本草。」上荅曰：「蒙大人曲盡指示，深謝深謝。」嘉猷曰：「聞古納哈授正憲大夫職事，童山改名童倉，亦授正憲大夫。如此授職者不止二人，亦須載諸奏本。」又聞於里帖木兒亦曾來去。上荅曰：「於里帖木兒不會記憶，當考之。」童倉則前來勅書，皆稱童倉，不是我國改其名也。然具奏本草送與大人看了，宴罷還宮。命都承旨尹子雲行僉知中樞院事金何賚人情衣服布子雜物，分贈明使。嘉猷不受，軌受之。云上使不受，子難顯受，望送諸江上。只受白苧布帖裏二白縗衫兒一，贈頭目鴉青綿布單圓領各一，皆受之。○設看經會于內佛堂為佛生日也。○庚申左議政姜孟卿右承旨金碩問安于明使，自是日遣承旨宰相各一人。

問安○幸大平館設宴慰明使○遣都承旨尹子雲贈明使鞍
具馬各一匹弓矢一部油紙席二部厚紙十卷油烟墨五丁黃
毛筆七十枝唯鞍馬不受○諭咸吉道觀察使咸禹治都節制
使楊汀曰今送藍紗塔胡各一領又賜宴卿等與都體察使申
叔舟一歡又諭申叔舟曰前日下諭以為或及明使而來今
明使既入京卿之速在卿心卿之所為予何布置但時漸熱慮
卿馳驅予心不安今送羅衣及靴至可領也又賜宴送慰○辛
酉行知司譯院事金有禮奉勅回自大明上幸慕華館迎勅
如儀勅曰得奏登州衛軍人張勝等駕使海船裝運賞賜遼東
官軍布花鈔錠忽被風水打壞船隻漂流至王國境上打撈前
項布花鈔錠王即差人見數運至義州鴨綠江邊報與遼東都
司接收又將捲旗鎖慶等四十五人給與衣糧盤費脚力先行
送赴遼東都司交割等因具見王忠敬朝廷之意良足嘉尚今
使臣回特頒勅獎諭王其體朕至懷又勅曰該禮部奏稱得王
咨有日本國差人盧圓等到國傳言國王源義政說稱比先差

去進貢使人失禮蒙朝廷恩宥放回已將本人科罪今欲差人
赴京謝罪等因然本國僻在海隅去京路途寫遠其情真偽難
以造度必得其實然後可信勅至王即拘集本國來人盧圓等
詳審前項傳說事情如果真實無偽轉行源義政知會朝廷以
爾既能悔過自新恭修職貢准令擇謹厚老成識達大體者為
使來朝其通事亦須選委謹慎知禮人負伴送尤須嚴加戒約
往來中途不許生事擾人若或似前犯法無禮搶掠財物欺陵
官府罪必不宥王其仔細審實停當而行毋得忽略○命判內
侍府事田昭賈脯繡海菜松子清蜜等物分贈明使嘉猷不受
輒受之嘉猷及輒遊觀漢江館伴朴元亨曹孝門及右贊成權
擘禮曹判書洪允成行僉知中樞院事金守溫隨行 命都承
旨尹子雲左副承旨李克堪賈宣醞往慰明使登濟川亭徧觀
題詠與諸宰相行茶禮乘舟泛流都監設宴司饗房網魚供之
明使歡甚公流而下至龍山江子雲等又餽別宣醞及蒸羊猪
鴈鴨至加乙頭峯設宴判中樞院事洪達孫又承命賈宣醞及

別下程來慰明使相與飲懽而罷嘉猷問誰是金守溫宰相左
右指之以素聞守溫能詩也○王軌求大鏡命工曹鑄給○
明使謂館伴朴元亨曰吾欲於十二日回程元亨曰回程太速
殿下聞之必缺望嘉猷曰十三日亦可使人馳報遼東○命還
給李澄珪告身○壬戌御康寧殿引見左議政姜孟卿兵曹
判書韓明澮左贊成黃守身右贊成權摯左叅贊朴仲孫工曹
判書李邊戶曹判書李承孫禮曹判書洪允成吏曹叅判曹錫
文仁壽府尹權摯吏曹叅議任孝仁承旨等議奏本節目命
行僉知中樞院事金何都承旨尹子雲往大平館請明使至
上出勤政門外相揖引入思政殿坐定行茶禮上行酒水膺
大君琰義昌君玗翼現君璉孟卿明澮判中樞院事洪達孫兵
曹叅判金淳等以次行酒命示奏草于明使陳嘉猷讀了改
數字云朝廷一體不敢不爾朴元亨金何問曰本國事大文書
字體自古用毛晃韻今欲用洪武正韻難可遷改嘉猷云洪武
正韻時皆通用字畫楷正則雖非正韻亦無妨○命金何尹子

雲往太平館贈明使黑麻布白苧布各二十四匹人參三十觔駿
拂子一事嘉猷固辭軌欲受畏嘉猷知之荅曰 殿下之賜吾
何敢辭請送于義州贈頭目白苧布帖裏各一領刀子各一部
油籠各五事扇子各十把油紙席各一部加贈別頭目二人扇
子各五把油紙帶各一部黃毛筆各十枝墨各五丁白紙各二
十卷嘉猷止之皆不受○癸亥 命判內侍府事田昫賁鹿及
鹿尾脯鱮乾菌胡桃鰻魚鮓銀口魚鮓海衣甘苔等物贈明使
嘉猷不受軌受之贈頭目脯鱮魚鮓等物頭目不敢擅受令金
子安告于嘉猷嘉猷不諾良久曰可只受數物○賜宴卓于諸
宰樞遣右承旨金碩往赴○慶尚道觀察使李克培以誤劾朴
貴生事上書辭職曰臣性本昏愚任重難堪承 命以來夙夜
祇懼龜勉從事常自惕厲頃因吉生家強盜推鞫時差使負三
嘉縣監金孝瑛丹成縣監柳末孫等初以朴貴生為首謀取招
咸陽郡事李恒茂宜寧縣監尹子滌等考覆亦同當臣親問時
作賊之狀分贓之數無異前說臣亦昧於聽察不能推明得情

以致軫念臣罪在不赦覲面就職心實漸懼乞罷臣職以正
臣昏迷誣妄之罪 諭書答之曰失非在卿乃守令之過也毋嫌
就職○甲子遣都承旨尹子雲更示奏草于明使○議政府
六曹往太平館宴慰明使○咸吉道都體察使申叔舟馳啓麻
尚哈等率兀未車兀狄哈育帖應哥及南訥兀狄哈好土刺亦
哈等還言初行無人之地七日始到兀未車愁呵及家愁呵及
率妻子莊置山谷又行到南訥吾哈家寄宿吾哈適不在使其
家人召愁呵及開說事意授書使傳布諸姓次日又行過愁呵
及所在處愁呵及二子言爾等必為間諜引滿相向麻尚哈等
開說 上命乃止愁呵及率到南訥呵刺哈家愁呵及使人先
報阿刺哈率甲騎五六十餘出迎於路跪聽 上命受書言吾
等聞柳尚冬哈前冬上京啓請五鎮兵五百餘將復來以此皆
移置家累於山亦欲聚衆謀報今聞 上命息出望外孰不聽
命乃於路上自行酒饋麻尚哈等請至其家留宿饋待極厚又
請留一日又行四日到兀未車育帖應哥所居家舍皆為灰燼

適育帖應哥自山中來取米問也堂其等所在答曰傳聞柳尚冬哈啓請五鎮兵將復來皆移往阿毛刺忽兒阿等處距此五六日程麻尚哈等授書育帖應哥曰我等牛馬家財皆為所掠無物可以買還妻子但多兵力以報耳已於諸處請兵得五千餘以待草長今聞上旨當往聽命也堂其等聞此亦當來矣乃使其子宋吾持書往諭也堂其等育帖應哥即隨來行三日還到阿刺哈家又留慰一日阿刺哈言我等素效順大國近以此輩相讎未敢往今恩憐至此時方向熟老人不能自往欲遣家人代行乃使好土賫土物隨來又行半日還到吾哈家寄宿阿刺哈兄所雄哥子波水來饋言我父昔年買還大國婦女內隱莊與家財以功受職乃使其長子刺亦哈賫土物隨來又行六日還到也春麻尚哈家留一日又行一日到此臣即召兀良哈幹朶里諸酋本月初六日遠近畢會與兀末車育帖應哥相見面定解和且約將率也堂其諸人來聽和次次刷還育帖應哥妻及子四人被擄在此其妻懷孕而來今已產兒臣竊計今

育帖應哥親殺兀良哈蘇多哈者而猶聞 命即來其餘頭目
之來無疑矣然方在疑信之間欲待育帖應哥之還以為計今
不還育帖應哥妻子使空還招餘人則益彼之疑盡還其妻子
則所欲已盡其來或緩留其四子只給妻與乳兒使還告餘人
且以為驗如是則其招徠必力而速臣語育帖應哥曰人孰無
過過而能改亦為善人耳今汝許我改行效順將與同類偕來
聽命男兒一諾則已我豈有疑汝心但汝盡率妻子而行則不
能遠達且獨身勢難今姑還汝妻與乳兒汝亟還更率餘人而
來汝四子我當厚恤以待我 聖上一視同仁不記舊惡汝
今改行聽命又力於招徠則 上必嘉之育帖應哥扣頭曰敢
不盡心又令麻尚哈等三人護送且又招徠餘人和事大槩已
定臣前後與彼此相語及諸處書契凡諸節目一一囑付都節
制使楊汀施行臣即日發還向京又阿刺哈及波水皆知尊敬
我國厚待使人其心可嘉其所使人不可拒還以孤其心臣移
文都節制使令厚待上送又前月二十九日尼麻車兀狄哈大

護軍于豆率麾下十人持前日加霜哈受去臣書來見曰老
王殿下時招我除職我亦往來效順中絕十餘年矣今上恩
威遠播孰不效順但不敢自達耳今又致書招來上恩極大
承書即日來臣語之曰我承命召諸頭目汝最先來其誠可
嘉當達上前于豆曰時方向熱未得上京秋涼當來朝見且
我還語諸頭目亦必相繼來朝臣令留一日厚饋略給其所求
以送諸姓頭目計將次次出來皆付楊汀厚待存撫御扎諭
申書狀官曰今傳寫勅書同封以送卿可看焉予謂中國多有
計度誘我耳欲威而不得威欲置而不得置勢固然也又卿所
分送書契大有招撫之迹卿雖還程可還北道隨宜還收上策
也雖未盡收近中國處則須還收然不可露形迹也和解之事
宜終始如一畢竟歸順之而已此餘細節目委卿布置○乙丑
命判內侍府事洪得敬賚脯鱸胡桃松子鹿尾清蜜魚鮓等物
分贈明使陳嘉猷只受鹿尾軌皆受之又命都承旨尹子雲
各贈黃毛筆一百枝精烟墨十五丁紫石硯一面畫簇八幅白

厚紙一卷法帖五部皆受之○韋大平館設宴餞明使 上語
明使曰後門野人世為邊患自祖宗奉勅旨存撫以安邊氓耳
非我招徠也因良久立話 上將還明使送至中門 上又語
以至誠事大之意嘉猷曰誠也者可以事大可以事小可以交
隣 殿下之言正是 上還宮命饋隨駕宰樞於勤政殿西庭
○丙寅韋慕華館餞明使 上出門外揖別遂 御館門觀射
命孟卿及禮曹判書洪允成成都承旨丑子雲賁宣醞往碧蹄驛
餞慰別遣同副承旨成任問安于明使仍贈夏衣馬粧貂皮等
物只受貂皮而去○御札諭申叔舟楊汀曰卿等諭諸種野人
云中朝忌汝等來順聞武忠者以勅往建州勿令來往朝鮮汝
等雖非建州衛人亦不可公然來往 殿下待汝等憐育甚至
然中國所忌不必相抗汝等知此意勿來○丁卯遣吏曹參判
曹錫文仁順府尹權摯表奏本如大明奏曰天順三年四月初八
日欽差刑科給事中陳嘉猷齎捧到勅諭該近者邊將奏報
聞有建州三衛都督古納哈童山等私詣王國俱得賞賜而回

此雖傳聞之言必有形迹可疑且王國為朝廷東藩而王之先
代以來世篤忠貞恪秉禮義未嘗私與外人交通何至於王乃
有此事今特遣人賫勅諭王王宜自省如無此事則已果有此
事則王速改之如彼自来亦當拒絕諭以各安本分各守境土
毋或自作不靖以貽後悔在王尤當秉禮守法遠絕嫌疑繼承
前烈以全令名王其慎之欽此臣不勝兢惶欽檢到宣德八年
閏八月初十日欽差指揮僉事孟程可來等官齎捧勅諭即該
自今各順天道謹固邊備輯和隣境欽此正統三年五月二十
五日陪臣叔父征等齎捧到勅諭節該此輩皆朝廷赤子在彼
在此一也王惟善加撫恤使之安生樂業各得其所欽此正統五
年九月三十日陪臣崔致雲齎捧到勅諭節該王宜解釋舊
怨寬以撫之欽此正統六年三月二十六日遼東東寧衛千戶
金寶齎捧到勅諭節該如彼革心自止三亦棄其前過勿與較
也欽此正統七年四月二十二日陪臣李季隣齎捧到勂諭節
該王惟飭兵以備之推誠以待之欽此正統十二年正月初九

日陪臣李堅期齎捧到勅諭節該王素重德義為賢藩屏宜敦
崇和睦保竟恤鄰用造下人之福副朕一視同仁之心欽此竊
照董山親父猛哥帖木兒率領伊弟凡察及管下人民世居本
國鏡城阿木河地面臣先祖臣康獻王諱時授鏡城等處萬戶
職事臣祖臣恭定王諱時授上將軍職事附籍當差至臣父臣
莊憲王諱時授董山上護軍職事其餘散處野人等前來和順
者或給米布鹽醬或與衣服鞍馬等物願受職者或都萬戶或
副萬戶分等除授厥數甚多其來已久又李湍住原居婆猪江
時分常川往來本國邊境討索衣糧隨請隨給自構釁以來懷
忿既深欲要報復誘引凡察董山等搬移遠地聚居一處同心
作賊不與本國相通所有建州三衛古納哈天順二年八月初
一日到本國本月二十日回還董山天順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到本國至十月二十三日回還不只此輩都希景泰六年六月
三十日到本國至閏二月二十七日回還景泰七年二月初一
日到本國本月二十五日回還天順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到本

國至五月十七日回還又今年正月二十三日回本國言說欲
要帶領妻子留住都城臣不許於二月十四日送還真羊景泰
七年二月初八日到本國本月二十六日回還額里忒木天順
元年二月初八日到本國至三月初八日回還天順二年正月
二十五日到本國至二月十八日回還阿具景泰七年二月初
一日到本國本月二十五日回還天順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到
本國至八月二十日回還伊澄巨天順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回
本國至七月二十日回還今年三月初四日到本國本月十八
日回還毛只乃天順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本國至今年二月
初一日回還前項各人等初到本國境界告說邊將我等還到
婆猪江舊居住處改心革非俱欲親往以謝前罪懇請不已臣
竊意拒而不納邊患復生又蒙屢降勅諭內輯和隣境棄其前
過臣欽遵勅旨事理許其來往且依本國故事衣服鞍馬等物
隨其所索量宜給與其有懇請受職者亦許除授以塞無厭之
欲以解舊怨以除邊患恭至臣身始有此事自臣先祖來則待

之去則勿追自成故事臣又念本國北連野人東濱島倭皆是
受敵之虞常伺虛實無時攪擾須要輯和以保邊境矧是滿住
董山等皆與本國素結讎嫌今其悔過自來勢難拒絕臣事不
得已北和東交耳豈敢欺朝廷此輩獸心其於往來徒為煩費
臣有何利益敢爾區區和惠乎小邦世蒙 列聖厚恩思欲報
效夙夜祇懼又安敢私與外人交通以負朝廷緣臣祖父時往
來有素因仍至今今承勅諭倍增惶悚措躬無地在後彼雖懇
求欲來臣當諭以勅旨拒而不納仰副明降謹備進獻禮物黃
細苧布一十五匹白細苧布一十五匹黑細麻布三十匹黃花
席一十張滿花席一十張雜彩花席一十張皇太后禮物紅細
苧布一十匹黑細麻布二十匹滿花席一十張雜彩花席一十
張中宮禮物紅細苧布一十匹黑細麻布二十匹滿花席一十
張雜彩花席一十張皇太子禮物白細苧布一十匹黑細麻布
二十匹滿花席一十張雜彩花席一十張錫文摯辭 命世子
饋之 賜錫文毛衣毛冠耳掩各一事藍羅帖裏塔胡鴉青羅

帖裏圓領各一領黑斜皮靴馬皮靴各一部草笠一頂刀子弓
矢馬裝。一部摯鴉青羅圓領藍羅帖裏塔胡各一領毛冠耳
掩各一事刀子馬皮靴馬裝各一部 命同副承旨成任賚宣醞
往慕華館餞之○差通事判司譯院事朴枝管押管運錢糧落
後軍孫貴李廣于順兒等解赴遼東○命成均直講李約東賚
勅書寫本及書契往東萊富山浦付日本國使者盧圓其書
契曰使至得書無承厚貶為慰殊甚洋海相阻不克以時聘問
王乃屢遣信使踐修舊好非情重交隣不能爾也朝貢上國事
已為王奏達蒙准今來勅諭謄寫謹付回价王宜欽遵施行不
腆土宜具在別幅領納為幸餘冀順序保齊○日本國山名殿
遣使來獻土物○戊辰 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仍 召水府
大君琰桂陽君璫鈴川府院君尹師路左議政姜孟卿領中樞
院事李季甸判中樞院事趙惠設酌南陽都護府使朴禹辭
引見曰守令之道不過慎刑罰而已若有罪者不懲則事多陵
夷宥之罪之須慎用之○御慶會樓觀射都體察使右議政申

叔舟來復命引見設酌問邊事○遠接使刑曹判書朴元亨以
頭目白洪疾篤馳啓遣內醫鄭次良賫藥往救之○傳于承政
院曰今後事大文書考畫官例以承旨差定○日本國山名殿
源教豐遣使獻書契佛像及土物求紬布綿布合千餘匹虎豹
皮各十張青斜皮雉鳥等物○己巳承政院奉旨馳書于咸吉
道觀察使曰慶源府 德陵安陵已奉遷其表石猶存其速撤
去以鏡城府新創節制使營廨 命賜米五百石又以富寧府
新徙 賜米一百石又 命穩城鍾城鎮置妓賜樂器皆從申
叔舟之啓也○庚午 幸東郊習陣 賜扈衛軍士酒○辛未
前知中樞院事鄭陟上書曰臣竊惟元朝中丞劉意採宋儒西
山真德秀論同僚四事十害載其舊文附以時事逐節議論兼錄
臞軒王邁四事箴名曰府縣官箴誠為守令者之懿範也然西
山之下聯附中丞之說糅雜難辨且字多訛誤臣參考居家必
用全書分析校正謄寫以進伏乞 睿覽下鑄字印頒中外
令大小臣寮習讀勉勵各盡修己治人之方則庶幾庶興而

風俗美教化行而治道隆矣○壬申 上觀構鍾閣基于光化
門外 還御慶會樓下觀射○授通事金有禮僉知中樞院事
以賫勅而還也○兵曹據京畿觀察使關啓臨津縣曾合於長
湍縣其發兵符請以長湍獮改造 從之○兵曹據咸吉道都
體察使申叔舟啓本啓會寧府甫乙下烟臺深入彼境勢甚孤
單脫有賊變必不及救援又幹朵里所居密近放牧牛馬踏損
禾穀又當春月縱火山野延燒木柵令農民隨即修補實是巨
弊請罷甫乙下烟臺自行城上頭至禿山烟臺築石城以固關
防 從之○癸酉 御慶會樓下 觀射判中樞院事洪達係
禮曹判書洪允成承旨等及內宗親入侍 命司僕內禁衛別
侍衛甲士忠義衛忠贊衛侍衛牌射侯 賜酒 傳曰今後每
令入番軍士射侯爾等習射 兩殿御翠露亭觀稼右副承旨
李克堪製詩以進曰後苑雨初足稻畦發新綠揚柳正依依池
水清漣漪天心自怡樂對時看天工羣臣拜獻壽稽首鴻恩濃
命克堪子雲及金守溫序之序曰 上欲知稼穡之艱難於

後苑開水田數頃以觀民事之早晚己卯四月二十有二日
兩殿同御翠露亭觀稻畦發苗雨澤沾洽顧謂羣臣曰農為國
本食為民天子敢舍穡事予敢怠荒非好為遊衍正與卿等共
對揚天休耳羣臣共稽首稱賀禮曹判書洪允成進曰乾道資
始坤道資生今殿下對天時育萬物不忘稼穡之艱難其天
地資始資生之心乎宜傳示不朽以揚今日之休羣臣咸颺言
曰哉如允成之言上命臣守溫臣子雲臣克堪略序梗槩又
命永膺大君臣琰圖畫臣等竊惟周之先世以農事開基其
君臣延訪陳戒之際莫不以農事為先豈徒然哉今殿下再
靖內難開建大業省徭薄賦與時休息敬天勤民之意不忘于
造次真我朝鮮子孫無疆之福而今日聖訓當與豳風無逸之
圖同垂於千百載也○諭諸道觀察使曰今年雨澤適中播種
甚好正是天造之時只恐穀種不敷播植愆期予甚軫慮卿宜
體予曲盡措置勿令失時○愁濱江南訥兀狄哈副司正乃也
哈等來獻土物○兵曹啓才人禾尺曾屬守城軍侍衛牌者已

令試充補甲士其無軍役者則不許取才此輩非他平民之例
雖無軍役者請並許取才以通仕路 從之○甲戌兵曹據咸

吉道都體察使申叔舟啓本啓穩城府豐川堡戍卒舊於姜專
通望古烟臺峯守護後設姜專堡山勢高險且無可耕之地請

革此堡其軍士依舊居豐川堡戍禦而於古烟臺峯定權管守
護農民 從之○丙子 御勤政門受朝參引見南訥元狄哈

使者及倭人并大郎等十餘人○御慶會樓下 觀射內宗親

及右議政申叔舟判中樞院事洪達孫兵曹判書韓明滄禮曹
判書洪允成知中樞院事朴董郭連城承旨尹子雲鄭軾李皎

然僉知中樞院事閔發直講康孝文等試射○禮曹啓咸吉道

五鎮內會寧慶源則已置妓穩城鍾城等是沿邊巨鎮野人宴
享之處而不置請依會寧慶源例置妓令樂學都監造樂器以

送慶興富寧兩邑則非野人往來直路勿置妓 從之○丁丑

兵曹據咸吉道都體察使申叔舟啓本啓慶興府官舍地勢傾

仄土田磽薄城中唯一井泉遇旱輒涸常汲江水用之撫安堡

則土沃有水又多良田請移慶興府于撫安堡又令撫夷萬戶
移戍于慶興本邑撫夷本邑則土地廣衍其自願仍居者聽防
禦守護等事令本府守令來往檢察 從之○兵曹據平安道
都觀察使關啓雲山郡僻在大山間居民僅百餘戶日以凋弊
請革之合于寧邊府自寧邊至雲山古延州牛場古理山渭源
湍浦直路仍設合排于本郡擇定富實十五戶并給官廨奴婢
從之○戊寅 命召左贊成黃守身議事問諸道播種如何
守身對曰臣見忠清道諸邑分穀種於民即令監督播種使不
得自食守令亦時檢察故今已畢播種 上嘉之遂諭諸道觀
察使曰今當凶歉愚民為飢餓所迫暗於遠慮雖官給穀種隨
給隨食或許為播種狀苟免官責者頗多今聞忠清道每給種
子必監督播種使民不得自食守令亦親行檢察故播種得宜
大抵播種得失專在守令如或稽緩致失農業守令不得辭其
責諸道觀察使以此為法務要責實毋事虛文予將遣臺官點檢
且種而不耘與不種同勤加勸課毋或過時不耘以致荒蕪○

傳旨義禁府曰咸平縣監李煥推問慶州人孫若致死根因時
濫刑辭連人其推鞠以聞○兵曹據咸吉道都體察使啓本啓
慶源府訓戎堡賊路要衝土田沃饒且有水泉宜設堡但自訓
戎至安元堡相距六十里每冬入保安原春秋移徙來往有弊
自願仍居訓戎者居多請勿入保安原堡壁堡周回四千一百
七十尺內時居人家一百七十五戶雖不至稠密然田地肥衍
効此來居者漸多將至窄狹卑濕南面仍舊而東西北三面限
坑坎之外各一百五十四尺退築則廣狹得中守城便易令本
府居民築石城于訓戎堡以固關防鍾城府童關堡土地沃饒
民居富盛兀狄哈往來要路防禦最緊請築石城不特此也諸
鎮諸堡初設之時山多材木並設壁堡今則民居日衆至墾山
田材木盡伐每年修葺其弊無窮且不堅緻請俾上中下緊次
第令本邑居民漸築石城從之○前少尹鄭冕家婢二人曾
謀害冕妻置毒菌於羹後二婢因鬪殺於言端冕告刑曹刑曹
推鞠得情二婢當置於法上曰二婢不無輕重發於言端者

可從輕刑○夜盜入市劫奪人露積米穀 命閉城門搜捕張榜云有能捕告者良人超三資授職賤口免賤願受綿布者官給六十匹若不能捕獲罪五部管領有一人告其子盜 傳旨曰父子一體罪同自首勿罪其子只鞫其黨○兵曹啓自京中至沁邊所經諸邑凡倭野人及軍情緊急事絡繹其軍需馬爲費用倍他請須預儲以備不虞 從之○兵曹據咸吉道都體察使申叔舟啓本啓頃者以穩城府時建堡守護不便移於水建堡歲乙丑復設時建令軍士夏則戍時建冬則還守水建春秋往來有弊况時建則在高峯無水保守爲難山高地瘠可耕之田亦少大灘雖云賊路水深人馬不易渡請罷時建堡令其人民仍居水建則革萬戶只依舊於賊路要害處定權管察軍士守護農民且水建距本邑僅十五里令本邑守令檢察防守從之○兵曹據咸吉道都體察使申叔舟啓本啓鍾城府城內民居稠密接屋連牆火災可畏城基八千六百三尺除南面二千二十一尺而退築西面三千九百八十尺則城基揔一萬五

百六十二尺庶廣狹得中請令本府居民退築從之○已所
起復前工曹判書崔恒命修撰六典○庚辰諭京畿觀察使
金連枝曰今聞慶尚忠清等道播種已畢唯道內多不播種今
年雨澤周洽農事方興予常慮播種違期以失天時累次下諭
今乃芒種已過而尚爾此甚細故也卿其知悉刻日畢種具緩
不及期之故以聞○遣臺官尹起礪李覲于京畿左右道檢察
播種○差通事行副司直池自佃管押被擄逃來遼東東寧衛
婦女朶兒哈等二口解付遼東○兵曹據咸吉道都體察使申
叔舟啓本啓烽燧之設專為候望賊變飛報緩急而燧卒率以
單寒無馬者差之因此放炮候望禦敵等事多致緩弛請燧卒
五人內除一人以本邑甲士充補中一人充差一月相遞倍給
別到率元定四人常教放炮等事坑坎柵木軍器亦令修補其
中勤於候望能報事變者勤於修治功績現著者令其道都節
制使第其功勞啓聞論賞叙用其不勤謹奉行者論罪削到
從之○辛巳知中樞院事權躡卒停朝市二日賻米豆并四十

石紙一百卷油菘四部躡文忠公近之子厚重嚴毅有宰相體
以門蔭補官遇事善剖決嘗為刑曹處決甚當訟者稱快後為
靖難功臣謚安肅寬柔和平安執心決斷肅○命咸吉道敬差
官康孝文賁紅白綿布各一百匹角弓一百十張箭竹三萬箇
付都節制使○兵曹據咸吉道都體察使啓本啓都節制使本
營今移鏡城府役事甚劇故本府月課軍器已限三年停之然
軍器不可容易停罷請令其道觀察使第其諸邑殘盛分定造
作三年後令本府造作 從之○五月壬午朔義禁府啓崔霖
孽子漢陽誣告崔玉山殺父罪應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役三年
從之○癸未日暈○幸慕華館宗親宰樞及倭野人等隨駕召
順城君諱寶城君咨判中樞院事洪達孫禮曹判書洪允成漢
城府尹郭連城行上護軍柳河具文信射侯 賜達孫內廐馬
一匹又 命司僕內禁衛騎步射甲乙槍○甲申 賜文武科
恩榮宴○乙酉日暈○文科及第高台鼎武科張孝孫上箋
謝賜恩榮宴箋曰乾坤大度曲遂生成雨露洪私謬霑優渥感

謝無地麋粉難酬伏念臣等俱以庸資幸逢昭代學竊聖賢之
糟粕尚未通方寸之公侯之干城豈能禦侮敢有何望得與賢
科披沙揀金濫叨菲分之選攀龍附鳳又忝不次之恩况今草
木之微生均被雲天之澤歌湛露而既醉悅鈞天之忽登寵
光若茲前古所罕茲蓋伏遇網羅一世駕御羣才稽商書之立
賢念周雅之多士蓋將責臣以來效故茲錫臣以極榮臣等謹
當鈗繫効功瓜牙服力夙興夜寐更竭臣子之忠地久天長恒
祝聖人之壽○丙戌 幸慕華館宗親宰樞及野人乃也哈倭
人井大郎等隨駕 命武士騎步射毛毬騎槍仍設功臣仲朔
宴功臣及功臣嫡長堂上官侍宴 賜扈衛軍士酒 還御慶
會樓下 命隨駕宗親入番將士入侍設酌 觀射○諭咸吉
道都節制使楊汀曰骨看兀狄哈麻尚哈冒險再往于未車兀
狄哈之地予甚嘉之卿為設酒饌厚饋以慰其勞秋涼和解事
畢後令率其隨從往還人上來○御書曰咸吉道乃興王之地
祖宗時從仕者多而今則少其訪可用者于崔濡及曾經其

道觀察使成奉祖節制使朴從愚郭連城并諭其道訪之○御書曰今後宦官出納公事若無御筆則須更啓毋得奉行○丁亥 上與中宮御慶會樓下 王世子侍忠勳府進豐呈引見南訥兀狄哈乃也哈于好土等 賜紅綿布各二匹青綿布各一匹麻布帖裏鴨頭綠圓領襖衣各一領靴紅絲帶絲囊刀子等物 賜送阿羅哈段衣及靴○戊子甘露降後苑○以李仁孫崔恒知中樞院事尹士昫禮曹參判曹孝門司憲府大司憲尹垠行僉知中樞院事李承召戶曹參議尹士昕刑曹參議韓終孫僉知中樞院事○諭咸吉道都節制使楊汀曰夏暑多苦念卿鎮守之勞曷嘗弛慮今送藥一封卿可領受順時調攝以副子倚重之意○諭平安道都節制使具致寬曰聞卿有疾遣內醫鄭次良賫藥問疾卿其順時調攝以副子倚重之意○諭忠清道觀察使黃孝源曰世子年幼諸道不宜進物卿屢進筆墨此雖學習之具恐生侈心不付今卿又進中宮銀飾小刀子等物費財造物而不精則流於暴殄卿之忠誠予固嘉之然勿

復為也又 諭曰聞卿宣化得民歡心又聞播種既畢立苗已
均遙慰本道非邊方也禦敵之事稍歇卿可留心蠶畜等事予
冀必見效○命還給洪約告身○己丑議政府左議政姜孟卿
鈴川府院君尹師路左贊成黃守身左叅贊朴仲孫等 謝賜
宴忠勲府仍啓臣等聞還給洪約告身加階叙用約親犯大罪
其得生幸矣今又 特用請罷之 不允孟卿等更啓約非徒
其子之緣坐實往來瑜家陰為羽翼又與瑜獵于沙川其為罪
惡國人所共知且用人所以任事今約年老不堪任事何必復
用請罷之 傳曰約之往來瑜家無他心但遵 世宗從遊之
命耳且於予亦有隨從之勞約今年老而以累廢棄則將何時
得免若曰年老不能任事則今雖復用後當自止矣○諭平安
道觀察使元孝然都節制使具致寬曰前去野人接待諭書內
一節不必說與野人其聽吳伯昌之言措置○諭江界節制使
洪興祚曰聽吳伯昌之言委卿措置大槩野人來者必厚接問
云中朝禁汝等來往聞武忠佟成往來其事云何我 殿下待

汝等厚薄汝等所知汝等以為自今忘息乎中朝使臣何樣往
來汝等何樣接待使臣問何事汝等對何事乎汝等不忘 殿
下之息 殿下亦不忘汝等之誠雖然中朝所忌不可相通汝
等可速去若請糧鹽等物當諭以中朝之旨不許若強請則優
給之曰汝等之中必有異心者當密齎去吾體 殿下寬仁普
育之意而給耳○庚寅掌令朴健順右正言申渙啓洪約之子
黨瑜為惡約亦未免大罪今授約職請罷之 傳曰其子等尚
不死其父除職何害○左議政姜孟卿等啓昨 傳曰約來往
瑜家實遵 世宗之命沙川之獵瑜自往耳然臣等以為此時
瑜之有貳心國人皆已知之約雖不學豈獨不知約親犯大罪
得保首領以至今日實蒙 聖恩今又特授官爵其於輿議何
請罷歸田里 傳曰約年今已老不於此時復用何時得免其
累孟卿等更啓約之罪實關 宗社請 殿下斷以大義兵曹
判書韓明澮啓約子亨老靖難之後以未與功臣有怨言其黨
於瑜約豈不知之使約禁制則其子豈得往來且瑜之有異心

非徒瑜之罪實是亨老等輩有以養成耳向使瑜孤立無助則
或未能懷二心也以此論之約之罪實浮於瑜今 傳曰約年

今已老不於此時復用何時得免其累蓋人臣之懷二心者身
無存沒時無古今當正典刑以示大義豈可以年老而除職乎在

太宗朝以李叔蕃定社佐命之功迸黜于外終身不叙况今

約之微勞與叔蕃異而其罪有甚於叔蕃乎 傳曰更商量○

全羅道珍島郡吏進蠙珠一枚大如榛子○辛卯 傳于承政

院曰書字雖末藝亦儒者所不廢予欲摹畫諸家法帖刊印其

擇文臣善寫能摹者以啓 上嘗論古今人書法曰予著意亦

能書讓寧大君禔啓人主雖有無人之才不可自謂能也 上

優納○壬辰雨○遣注書丘致峒往普濟院利泰院審救荒及

川邊傾危家舍○崔恒上書曰臣恒伏蒙特 命起復仍除職

事駭汗之極悲感交深謹即謝訖輒訴卑悃願乞終制未蒙

俞音不勝壹鬱復瀆 天聰伏念臣素以庸愚謬荷眷遇濫與

勲列遂側宰聯補之絲毫 息踰履燾故乃福過災生罪積禍

臻數載之間二艱相繼枕塊子子廬墳煢煢豈意宸想不遺爵
命造加何緣不次之恩遽及無狀之資感徹九原哀激五內第
念起復非待尋常之士必其有無能為輕重如臣之愚有何所
關臣猶知恥物豈無議臣重念君臣同一體忠孝非二道免懷
恩重千古如一事親日短百歲難再臣立身無似為子有愧生
未致養歿何盡禮唯有三年之制庶伸寸草之誠乃今練期尚
遙 綸命忽降纜服表經俄變簪紳慙是太甚孰不駭觀內纏
短喪之慘外抱冒榮之羞臣於此日何以為心借曰詳定事繁
臣嘗斯焉不得不奪情然念憲章國之經紀要必材識之明計
慮之長擬議輒當獻替惟允者然後庶可奉承 睿裁纂成大
典如臣之愚初非所堪動失商榷徒煩指授焉有三長敢贊一
辭曾合斥退反又甄收况今臣年齒已暮骨肉多喪雙淚不乾
眼月益晦百憂交煎鬢雪漸深氣血羸消精神眩瞶縱欲勉
而就任其奈癡鈍而失措或更增疾亦祗廢事既忘哀而毀禮
又曠職而速辜臣何舉顏人且交指伏望憐臣辭不隨例諒臣

情非徇名許遂微懇追寢成命俾仍苴麻還守松楸庶幾下不
虧事親之終上無負孝理之風有懷悶悶無容默默敢干天
威采切震懼 御書荅之曰事之重國所共稱卿之才予所獨
知不合全為一身正宜廣利萬世○左司諫大夫金從舜執義
尹慈等上疏曰臣等近將洪約叙用事累瀆 天聽未蒙俞
允更將管見仰干 聖聰臣等竊謂法者天下之至公人主執
之而已執之不過曰信賞必罰而已謂之必罰則罪固不可易
而宥之易而宥之則不可謂之法也又况罪有大小而亂逆天
下之大罪誅討之典尤嚴於黨與此春秋大法也向者洪約當
國家用安逆瑜陰懷二心之際率其子等潛與交結往來至於
遊獵始雖詭秘卒自露著然猶 聖恩寬容子等見竄而約則
只收告身當其時臺諫交章以為不宜安處京邑書至再三而
竟不蒙允其於嚴治黨與之法何如偏蒙 上恩固踰矣今乃
還給告身加資除職臣等驚駭未審 殿下惠此罪人若此之
厚也爵賞人主之大柄不可僭爵非其人猶謂僭爵其罪人豈

徒曰僭况約之罪有關於宗社哉臣等反覆思之再瀆天聽
殿下不允反謂約年已老其子有功非身之所犯臣等竊感焉
假如功有關於宗社而罪亦關於宗社則一身功過尚不
相掩况子有功而貲其父乎春秋之法亂逆之徒身無存歿時
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不可謂年已老矣而宥其罪也倘曰非
身之所犯則前日與瑜交結遊獵有何心而為之歟非身之所
犯而誰為耶以君所為而歸之於子之罪臣等以為難也非唯
臣等為難勲戚大臣與國家同休戚者也而僉曰不可累日進
言殿下不允何哉昔唐太宗曰言之而是匹夫之言未必可
棄况今勲戚之言為宗社慮也殿下何憚而不允乎臣等
區區之心不能自己謹復聞秦伏惟殿下試加三思特賜俞
允收還成命宗社幸甚不允○日本國對馬島主宗成職一
歧剛真弓源水各遣使來獻土物○癸巳崔恒又上書曰臣願
辭起復累陳悃悃未蒙允許深切悶鬱敢冒昧塵瀆臣竊念親
之於子恩誠罔極子之於親情亦無窮雖行三年之喪何足紓

終身之痛以報其親乎古之聖人姑設中制以立大防使雖不肖者亦必企而及之其用意也厚矣其制禮也至矣吾夫子嘗責宰子短喪之問至云食稻衣錦於汝安乎又云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深斥其作俑不仁之說使天下萬世為人子者知其忘哀徇情不行三年之制者比之匪人不得並立於天地之間其所以固大防而立人紀者嚴矣世豈有無親之子喪安有可短之義乎若乃起復之制特一時之權耳非尋常可行之典也故必大不得已而後行之非有大不得已之故則不也若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臣之有身非已所得專國家欲有使焉則雖非不得已奪其喪何傷則豈所謂適道之權哉為子為臣初非二身惟忠惟孝固難兩全而親喪也者尤所自盡人生百年之中一行而不可再者也人道之大節莫過於此一奪其情終身含哀若夫忠則無限焉古人日短日長之分亦以此也奪人之情誠不可拘焉亦不可容易者也故昔之起復者必其賢者能者關係國家輕重除此人外無他望焉者然後起之是

以上既以公廢私而無強逼之嫌下亦知王事靡盬而不暇顧
吾親如其不爾則非惟起者自忘其哀之可恥適以啓人子忘
親毀紀干名冒利之門耳比諸前之企及之不肖者又大不及
豈止為聖門之罪人而罔生天地間者乎亦豈不有累於國家
之風化乎此其起復之舉所關甚大今臣之起復非不得已之
比也臣更思之未知其可雖曰知臣莫如君然不若臣之自知
臣之能為有無與否豈不知行屍走肉無寸長可取有何不得
已之故而必起乎臣幼讀聖訓竊恠宰予今臣之遭喪在前歲
十月三年之制未踰一期而有是舉校之期可已矣者尤速矣
徒以聖恩特深天威嚴重義宜固辭而遽釋衰麻覲然趨朝則
忘哀累化無所逃罪臣雖無狀心實不忍况今臣衰羸已甚疾
疹交攻雖欲黽勉亦未能堪退無所推進無所益者臣之行止也
有虧於私有累於公者臣之起復也反復思之祇增愧赧物議
之公後世之譏又安可不恤此臣之所以瀆冒威嚴期於得辭
而不得已者也伏望曲諒微懇夫賜俞音不勝幸甚御書批荅曰

宰子有短喪之志卿亦有乎孔子之責予之責予之起復孔子
之起復且孔子無所賴於宰子予則實有賴於卿勢之頓殊不
啻如天地深慰卿哀勉奪孝思體予至懷○甲午崔恒又上言
曰臣恒以愚昧叨荷睿恩常切夫心圖報萬一今承起復之命
敢不掩泣思効微勞唯念喪制有限而勅忠無期遽釋表麻欲
忍未敢肆露微忱籲天再三尚未蒙允且諭之曰事之重國所
共稱架切痛悶且增愧赧臣念事雖重而臣身則輕上既不得
已焉下亦當不得已焉臣非不得已者也臣安能為有無又安
敢強辭大典一書誠萬世經國之具宜軫睿念拳拳纂修也去
取損益裁自聖心有非羣下所敢擬議也第其改校須籍左右
宜得大臣之識政體諳典故者委之然後乃可如臣者徒操筆
硯蒙未有知雖賜顧問安能對揚臣故自受命願替不獲每切
憂懼今幸有大故天之所廢也不須起復但命他臣之能者代
之臣之至願也倘或聖心優容未輕絕人以臣粗知格例而不
替又恐不必今日輟哀纂成也六典謄錄規模已具但患考閱